



建安祝稷和父編

居處部

橋

羣書要語

橋水梁也或曰梁石橋也石杠謂之荷釋名獨木之橋曰推亦曰約今謂之略約廣志楚人謂橋為圮舟梁謂浮橋說文

為鵲填河成橋淮南子橋有鴈齒六帖長橋卧波未雲何龍阿房賦駕海

維河浮龜役鵲柳海銘造舟為梁見於詩而杠權荷約雜出於子史若橋

之為名則始於商而獨著於周書逮秦漢乃各冠以地或因水而稱朱弁

橋記近世以來其功利之大且廣者多為浮屠氏所有蓋佛以慈憫利物

為心而橋梁又居八福田之一同上以堅石固其岸以巨材壯其趾脉絡

貫穿勢侔坤軸一木所幹萬鈞為輕大牙相函魚鱗密次踴若鰲戴蠹如

嶽壓蛟螭盤結若飛若動同上橋柱下橫木入沙中者謂之蹲鴟雜志

詩曰人跡板橋霜温庭筠市橋官柳細杜江橋春聚船杜乘橋躡綵虹李
飛橋上架漢韓野杏山橋送馬蹄杜

古今事實

造舟為架

文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毛注天子造舟方言云浮梁也大明

龜鼉為梁

周穆王代荆東至九江以龜鼉為梁而渡紀年

乘輿濟人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
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
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離婁

伏於橋下見報仇門

初作河橋

秦昭王四十九年初作河橋史

抱橋柱死

尾生與婦人期不來水至抱梁柱而死抱朴子

鞭石作橋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能驅山石下海去不速神鞭之
流血齊地記

墮履圯下見履門

題橋乘駟

司馬相如往京師過蜀郡井仙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匿橋犯蹕

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輦馬驚使騎捕之屬廷尉張釋
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見車騎即走耳張廷尉奏一人犯蹕當罰
金

就橋為安

前薛廣德直言諫諍元帝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免冠頓首曰宜

從橋云云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乃從橋
先據浮橋

公孫述大司馬田戎將兵下江南至南郡據浮橋於江水吳漢鋸絕橫橋
大破之

橋七十所

趙充國洽湟陝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以制西域信威十里
如從枕席上過師

橋下有蛟見蛟門

據水斷橋

蜀先主為曹公所追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無敢涉者

橋穿陷馬

魏伐蜀鍾會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理道會後行而橋穿陷馬只於是斬
儀請建河橋

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衆論不可及橋成上後百官臨會

舉杯勸預曰非君不立也

先作浮橋

鄧艾伐蜀先作浮橋

引兵據橋

慕容垂與劉牢之戰晉大敗車騎慕容德等引兵要牢之于五丈橋

刺史治橋

王周易四鎮皆有善政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脩刺史過也乃償民
粟為治其橋

古今文集

雜著

石橋銘

張或文粹

闡茂哉我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總禁戎三萬北定河朔冬十月師次趙
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跡變厥功皆合于自然包我造化僕散
容也狀而銘曰

浚水伊河諸州牙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杼材戡制撲斷紛揉幹地泉開
盤根玉甃虹舒電拖虎步雲構截險橫包乘流迫仄塊軋匠造琳琅簇蔭
敞作洞門呀為石竇餘莫筭盈一紀方就力將萃爭勢與空闔吞齊跨趙
徹夜防晝月桂虛蟾星羅伏獸謂之鈐鍵撮我宇宙謂之閔梁扼我戎寇
郡國襟帶山河領袖經途者安逸軌者覆東南一尉西北一堠萬里書傳
三邊檄奏郵亭控引事物放富夕發崩壩朝趨禁甌質舍水碧文耀藻繡
花影全芳香痕半舊天啓大壯神功罕究勒銘巨橋敢告康右

萬安渡石橋記

蔡君謨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
功案址于淵醜水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
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繫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
舍舟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利職其事盧錫王寔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
十有五人既成大守蒲陽蔡襄為之樂合燕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
道跡是出因記所作勒于岸左

利涉橋記

葉正則

嘉定四年二月黃巖縣浮橋成林喜叔和為其知縣揚君言曰橋長千尺
籍舟四十欄崗緯索隄其兩旁柵圍後貌訖三十旬斤鐵九千木石二萬
五千夫工六萬餘縣東南車馬擔負而客之途皆達於橋西北樵採携挈
而民之市皆趨於橋諸公跨天台陟鴈蕩行過黃巖皆喜曰增一橋矣蓋
奔渡爭舟傾覆蹴躅之患既免而并至之富靈肆煙火與橋相望不絕甚
可壯也古無而今有難也橋於江之險又難也台州有橋自唐守始君一
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顧子記以為君酬余病未暇也叔和又曰橋
以未成為難衆人所知爾以既成為難君所自知也今歲別一困以待異
日之缺尚懼不足雖然縣籍壞七十年矣君聚田百萬畝筭而步折之更
二載始得經界之舊君之力雖無難而承其後者易矣易則思無窮而橋
可持以常有也願并著之余卧水心久住來皆村野人語不到門前不知
君材乃若是鄭大夫非異人耶舉鄭國解落整比大效小驗具於春秋至
捐一車則天下以為笑彼溱洧之易視今之難奚百倍趨耶豈古人於此

則或有故歟世常言極今人所難不足以進古人所易而充古人所易不
能為今人所難何哉叔和之論未余質也可無為書余少從叔和兄弟游
每為余言縣直北山爽氣浮動花柳之麗雪月之勝無不在江比余問至
程頭必徘徊瞻顧輒阻江而委返矣今既施橋而叔和與邑人日曳杖娛
嬉於北山潮生汝落隨江降升悠然如冰漢浴沂以詠歌令君之遺德而
余已老不復有四方之事徒慨想而不能從也因附見之亦以志余之不
忘斯游爾

古詩

方橋

韓愈

非閣復非舩可若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

英州何公橋

蘇子瞻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鶻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惟水之利
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惟水之害咫尺千里沔彼濫觴蛙跳鯨游
溢而懷山神禹所憂豈元一本支此太壤舞于盤渦冰折雷解坐使此邦

畫為兩州雞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教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
將作復止更此百難公心如鐵匪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
如負其子疏為玉虹隱如金隄直欄橫檻百賈所棲我來與公同載而出
驢呼闖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為此橋願公千歲
與橋壽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鄉食于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惠州東新橋

蘇子瞻

羣鯨貫鐵索背負橫空霓首挫翻雪江尾插崩雲溪機牙任信縮漲落隨
高低輓轡卷巨索青蛟挂長隄犇舟免狂觸脫筏防撞檣一橋何足云誰
傳黃東西父老有不識喜笑爭攀躋魚龍亦驚逃雷電生馬蹄嗟此病涉
父公松困留稽茲民食此險出沒如鳧鷖似賣失船壺如去登樓梯不知
百年來幾人如沙泥豈知濤瀾上安若堂與閨往來無晨夜醉病休扶携
使君領我言妙割無牛雞不云二子勞歎我捐腰犀我亦壽使君一言聽
扶藜常當修未壞勿使後噬齧

西新橋

蘇子瞻

昔橋本千柱掛湖如斷霓浮梁陷積淖破版隨奔溪笑看遠岸沒坐覺孤
城低聊因三農隙稍進百步隄炎洲無堅植潦水輕推擠千年誰在者鐵
柱羅浮西獨有石塩木白蟻不敢躋似開銅蛇峯如鑿鐵馬蹄岌岌類輓
石山川非會稽嗟我父閣筆不書紙尾醫蕭然無尺壁欲駕飛空梯百夫
下一杙椽此百尺泥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閨父老喜雲集筆壺無空携
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似聞百歲前海近湖有羣那知陵谷變枯瀆生
萎藜後來勿忘今冬涉水過臍

垂虹橋

王介甫

三江五湖口地與天不隔日月所蔽虧東西渺然白漫漫浸北斗浩浩浮
南極誰授此虹蜺欲濟兩間阨中流雜蜃氣欄楯相承翼初疑神所為威
沒在湏刻晨興坐其上傲兀至中晏獨監造化功不謂因人力今君持酒
漿談笑顧賓客頗誇九州物壯麗此無敵熒煌丹砂柱璀璨黃金壁中家
不慮始助我皆豪殖喟予獨不可還當來民力

吳江長橋

王逢原

老匠鐵手風運斤一挾刃入千山髡明堂有柱不見用此為天地猶濟人
西瀕巨澤江海通陽侯利溺驚濤風當道獨能支地險更東安得與天通
莫比垂天神莫比跨地帶渴龍乾死枯無鱗絕海失舟踏鯨背秦帝東遊
逐仙跡累重肉多飛不得三洲水隔不到山借得紫虹千萬尺平時墜土
埋英雄吾亦棄劍來遊東欲觀水盡朝宗海安得身乘破浪風為約他年
可歸處獨倚闌干不思去季鷹范蠡不足奇待我為名千古歸

律詩

竹橋

杜甫

伐竹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
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中

垂虹橋

鄭毅

三百闌干鎖盡橋行人波上踏瓊瑤挿天蟠螭玉腰闊跨海鯨鯢金背高
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豪此中自是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濤

洛陽橋

劉孝冲

跨海飛梁壘石成曉風千里渡瑤瓊雄如建業虎城峙勢若常山蛇陣橫
脚底江濤時洶湧望中煙嶼晚分明往來利涉歌遺愛誰復題橋繼長鄉

井

羣書要語

井清也泉之清潔也釋名井一有水一無水為澗洵尔雅改邑不改井注井以不変為德者也井况不食注又不泄治者

也井甃無咎注可以脩井之壞井列寒泉食注水清也羸其瓶凶注幾至

而覆井卦井門戶竈中雷為五祭禮記註坎井之蛙莊子輶輶井上圓轉

木也說文

詩句雙桐生枯井魏明帝林間鑿井新里巷汲來頰及見羸瓶陶翻思抱

瓮人魏野古甃冷蒼苔寒泉湛明月李白汲井漱寒齒抑有井朱夏時輶

輶凍階祀杜絡緯秋啼金井欄李井底泉通竹下池賈鳥靜院時聞於輶

輶韓滉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浴無井杜

八書實

黃帝穿井

黃帝始穿井亦云伯益作井世本

堯民鑿井

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

食帝何力於我哉通晉

舜穿井

瞽瞍使舜穿井瞽瞍與象共下石填井舜為匿孔旁出

井得土羊

魯哀公穿井得土羊孔子曰此獺羊也土之恠韓詩外傳

九井相通

襄邑縣南瀨鄉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能潔齋入祠者水温清隨人意念

汲一井餘井水皆動劉義慶幽明錄

抱甕灌畦

桔槔汲井

見園門

衛有五丈夫負釜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教曰為機重後輕前命曰桔槔終日溉百區五丈夫曰吾師言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心吾不為也莊子又說苑

刺山泉湧 見泉門

拜井泉出

耿恭居疏勒匈奴攻城絕其水源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曰問貳師將軍接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請祈有頃泉出

鑿井太大

賈耽鎮滑臺城北鑿八角井以鎮黃河於是潛令人伺之果有老父至問曰誰人鑿此井曰賈君老父曰大妙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耳耽問之曰是井太大也 賈記

鑿井得銅

龐儉鑿井得銅因致富

渴中讓飲

晉阮籍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眾人競趨之籍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

蘇耽橘井 見神仙門

母墮井死

白居易拜左贊善俄有言居易母墮井死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出為州刺史

始為鑿井

柳宗元曰始州之人各以甕甝負江水莫克井飲井銘序

視井生男

婦人妊身三月未滿著踏衣冠平旦繞井三匝映水視影勿反顧必生男陳成者生十女其妻繞井三匝呪曰女為陰男為陽女多災男多祥繞井三日不及及期果生一男 博物志

陸羽井 見茶門

塞發井文

杜牧

井發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今之州府廳事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發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橫木以土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及於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出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祀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若社稷宗廟尚毀其舊而獨井豈不塞耶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藉齊民而重泄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即死木有瘡久不封即亦死地有千萬瘡於地何如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于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產脆薄人生於地內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不由地氣泄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狎常所上賦錫宴刺史及州吏必齋其地為大宇以張其事黃州當是地古井不塞故為文投之而實以土

龍井記

秦少游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堂煉丹於此見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淞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中之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有不獲則禱於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為有龍居之夫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虫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淞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為所脅而不暇以為泉惟此地蟠幽而路阻內無擊曼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踈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蓋有至於是則其為神物之託也

亦奚疑哉元豐二年辯才法師元淨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游客之將至聖壽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為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天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剡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士又何以加於此蓋為我記之余曰唯唯三年八月日高郵秦觀記

卓錫泉記 見泉門

古詩

浚井

蘇子瞻

古井沒荒萊不食誰為側鉗罌下兩綆蛙蚶飛百尺腥風被泥滓空響聞點滴上除青青芹下洗鑿鑿石沾濡愧童僕盃酒暖寒栗白水漸泓渟青天落寒碧云何失舊穢底處來新絮井在有無中無來亦無矣

引水

杜甫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僕奴悲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

留題石經院

蘇子瞻

窈窕山分井泉流伏澗清欲知深幾許聽放轆轤聲

新井

源遠匠難尋加欄底更深汲新聞土氣鑿徹見天心滴亂餅初發痕移甃漸深雲雷如震用飛出便為霖

井泉

劉彥冲

石井水濺濺寒涉映碧鮮雨聲添溜急天影入波圓曉汲連山寺春耕潤野田杖藜三燕罷七髮更蕭然

龍泉寺石井

王介甫

山腰石有千年潤石眼全無一日乾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在此中

詩話

井有丹砂

抱朴子曰臨沅縣有夔氏世老壽後子孫殘折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為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十斛用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東坡云井有丹砂水長赤

故宅有井

盛弘之荊州記湘州南寺之東賈誼有井水而深上飲下大狀似壺即誼所穿井誼宅今為陶侃廟又寰宇記賈誼廟在長沙縣廟即誼宅中有井上圓下方韓退之井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膏洪墓上昔曾窺杜甫云賈傳井依然又詩云浪動灌嬰井皆此意也

井謎

樂府解題井謎云二八三八飛泉仰流蓋二八三八為五八五八四十也四十為井字故錢昭度食梨詩二八飛泉繞齒寒

瀉壘于井

金陵記江南計吏止于傳舍間及將就路以馬踐草瀉於井中而謂已無再過之期不久復由此飲遂為昔時到刺喉而死後人戒之曰千里井不瀉坐柱詩云畏人千里井注諺云千里井不反唾疑唾字無義當為壘謂為壘所哽也按玉臺新詠載曹植代劉勳妻王氏見出而為之詩曰人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遠望未為違踟躕不得共觀此意乃是嘗飲此井雖舍而去之亦不忍唾也此足以見古人忠厚其理明甚蘇氏演義

銀床事始

晉書樂志載淮南王詩云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社詩露井凍銀床事始見于此潘子真詩語又許彥周言嘉祐河濱人網得一石刻詩曰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

苞竈

羣書要語

庖食厨也說文庖人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趙遂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梁惠竈竈創也創

造食物也系名孟夏之月其祀竈月令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

老婦先炊噐也祭竈以祭先炊也社記竈必為屏心突高出屋四尺怕無

失火失火者斬墨子煬者避竈莊子竈上突分煙者衆也魯連于云竈上

掃除萬世一時也李斯云作竈法當辰巳間隙地取土先掘去上五寸以

水美酒一升合和泥之以癸亥日脩之此日安竈自如也作竈法廣四尺

長五尺欲安兩釜長七尺子孫富貴作竈餘泥不可泥井井餘土不可泥

竈大凶勿以壬癸庚辛萬支九空血忌破危閉建寅日皆凶

竈君禪字子郭衣黃衣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得除凶惡賈氏不

知其名見之死猪肝泥竈龍所云伏令婦孝竈君以壬子日死不可用此

日治竈當以五辰日猪頭祭竈令人治生萬倍用大祭竈凶敗雞毛入

竈中致非禍大骨入竈出狂子正月巳丑日白雞祠竈宜蚕五月巳丑郊

祠竈吉四月丁巳日祠竈百倍僧道行書竈馬狀如促織穴於竈側俗謂

竈有馬足食之兆南陽雜俎在名山深壑無入跡之處臨水上作神竈屋

長四丈廣二丈起基四尺又甞先掘基下上今必無故陷井家墜之處所

也開南戶西戶東戶三也立竈於屋中央口向西竈四邊令去釜九寸也

以磚及細土構立之亦勿令穿神竈之法畢矣茅善仙傳竈之神每月

晦日輒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抱神子內篇

燕雀處一屋之下自以為安竈突决火上棟宇燕雀不知禍將至也呂氏

春秋竈陞即今之竈門安柴處朱語錄

厨人語夜闌闌厨煙覺遠庖杜冉期水日閑提挈移中庖柳行身踐

規矩其辱取媚竈朱雲生卧龍石水入鍊丹竈山谷桃源人已往千古蹟

古今事實

食中有髮

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誚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

接孺氏刀利猶干將肉断而髮不絕臣之罪一也接維貫鬻而不見髮臣

之罪二也奉炙鑪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
嫉臣者乎乃召其黨而誚之果然乃誅之韓子

食中有蠅

梁昭明太子食中頗得蠅虫之類密置拌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見

飾厨傳

漢宣帝詔曰吏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
踐薄水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可使監厨

或問祢衡曰荀文若趙稚長云何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
客同上荀儀容貌故可弔喪趙腹大數肉故作監厨與畧

啖行炙者

顧榮字彥先輟已炙啖行炙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也耶世說

耽書忘肉

隋王劭為散騎常侍篤好經史用心既專性頗恍惚每對食閉目疑思盤
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取劭弗之覺唯責肉少罰厨人厨人以清白劭伺而
獲之

監厨過人

隋李圓通少孤賤給事文帝家帝為隋公每賓客常令圓通監厨圓通姓
嚴整婢僕敬憚惟世子乳母恃寵輕之每有干請不許輒持去圓通大怒
叱厨人過之數十帝善之以為堪大任後位太府卿

饗人瘦肉

王文正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一日子弟
愬於公曰庖肉為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
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饗人所瘦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
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大過皆類此

孔突不黔 以下係竈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

媚竈獲罪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倚竈讀書
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竈額也蘇子

孫子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龍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乃倍日并行逐之暮至馬陵齊伏兵万弩俱發涓乃自刎

沉竈生蛙

智伯攻晉陽而水入城不沒者二版沉竈生蛙懸釜而炊人馬相食戰期帝親祠竈

武帝時李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以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仙者可見於是天子始親祠竈

曲突徙薪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福言其泰盛三上書輒報罷後霍氏誅滅告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曰子為曲突徙薪不者且有犬患主人不應俄其家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而不錄言曲突者或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悞而請之宣帝召福為郎

黃羊祀竈

後漢陰識光烈皇后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宣帝時陰子之者嘗臘日晨炊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後暴富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疆大至識三世遂繁昌

自親金竈

周澤為滎池令儉約妻子自親金竈東觀漢記

增竈疑敵

虞詡為武都六守羗欲邀遮詡詡密令吏人作兩竈日增倍之日行三百里詡曰虜兵多吾兵少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行速必憚進追

我孫贖見弱吾今示疆本傳

祭竈請比鄰 見鄰居門

雞入竈凶

卜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熾火有雞遙從口入良久乃於突而出毛羽不焦鳴啄如故曰玉尋病殞

風吹竈凶

季南少明風角女亦曉家術為卷縣民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碎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并此禍為女婦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漢書

古今文集

雜著

祀竈解

陸龜蒙

竈壤場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告之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群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于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其神居人之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也苟行君子之道以謹養老以慈撫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已不忘樂以和心室暗不欺屋漏不愧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為小人之道今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爨以白糊口專利以飾詐崇奸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及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听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可以為天帝乎

竈銘

後漢李尤

燧人造火竈能以興五行接備陰陽相乘

竈屋銘

晉摯虞

大孝養志厥次養形事親以敬美過三牲

雜箴

魏王朗

家人有嚴君焉并竈之謂也俾冬作夏非竈孰能裨夏作冬非并孰言

古詩

祭竈詞

范至能

古傳臘月二十四竈君朝天欲言事雲車風馬小留連家有杯盤豐典祀
猪頭爛熟雙魚鮮豆沙其鬚粉餌圓男兒酌獻女兒避酌酒燒錢竈君喜
婢子鬪爭君莫聞猶犬觸穢君莫嗔送君醉飽登天門杓長杓短勿復云
乞取利市歸來分

廁

羣書要語

園廁也又園也說文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偃謂

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溲車桑篇呂靜曰械威窬藝器也械虎

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方石君傳注俗命如廁
為屋頭并州人鑿土為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資暇錄

古今事實

如廁而卒

晉侯將食麥脹如廁陷而卒

如廁心動

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
子如廁心動執問則豫讓襄子曰義士也釋之○高祖如廁心動見柏人
○金日磾如廁心動檢莽何羅

卷置廁中

范睢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
賜睢金千斤睢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
饋既歸以告魏相魏齊齊大怒使舍人笞擊折脅搯齒睢佯死即卷以簣
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慘辱以懲後今無妄言者范睢得出伏匿
更名姓曰張祿入秦說昭王拜以為相

如鼠不潔

李斯為小吏見廁鼠食不潔近人大數驚入倉觀倉中鼠食粟不見人之
憂歎曰人之賢不肖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子

如廁而遊

高祖與項羽會于鴻門因如廁召樊噲等四人間道走軍

踞廁而見

漢武帝時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

如廁有野鼠

鄧都侍上賈姬如廁有野鼠入廁中上目都擊之都不往上欲自往都伏諫曰一姬死復一姬生上欲自輕柰太后宗廟何大不聞之賜都金焉

潘濶著筆硯

左思著三都賦潘濶皆著筆硯

謫守廁

淮南王安謁仙伯坐起不恭王者奏安不敬謫守廁三年神仙記

露頭入廁

張碩曰不宜露頭入廁夜行必以燭曹植社蘭香戒

如廁見朱衣

陶侃嘗如廁見一朱衣介幘劔履曰以君長者故來報君後當為公侯至八州都督

廁婢列侍

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千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如廁者皆易新衣客多羞脫而王敦脫故着新意無作諸婢相謂曰此客也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十餘人並放之

廁婢持香

晉劉寔少貧髮及後位大尉每崇儉素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紋帳裊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更如他廁

戒廁上相尋

郭璞素與桓彝友善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

見璞裸身被髮街刀設醮璞見舜撫心大驚曰吾每囑卿勿來友更如是
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璞終缺王敦之福舜亦死蘇峻之難

食棗飲澡豆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是菓食盡婢擎金盤盛
水琉璃盛澡豆因倒着水中而飲之羣婢掩口世說

廁置香爐

劉季和性好香上廁置香爐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真不虛也季和
曰君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君惡我愛好也 襄陽記

如廁見方相

庾翼鎮州如廁見一物頭如方相兩眼大有光翼擊之入地因病而薨

夢鹵簿入廁

宋沈慶之在文帝時夢引鹵簿入廁中意惡之占者曰君必大富貴然不
在旦夕間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慶之
果以孝武出登三事

焚經投廁

後魏崔浩好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
灰廁中及浩得罪被置檻內送城南衛士凌其上呼聲教教聞于行路自
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人以為報應

廁神月巡

侍御史錢義方居常樂第夜如廁忽見蓬頭青衣數人來逼義方曰汝非
郭登曰然余乃廁神每月出巡 續出推錄

燭淚成堆

寇準知鄧州自少年富貴不點燈尤好夜宴劇雖寢室亦燃燭連旦每罷
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歸田錄

如廁遇鬼

有承郎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徑登溷軒乃大優穰刀綾空屋也將上馬
樓優忽至曰侍郎他日內逼請光訪此夢

古今事文集

李赤傳

柳宗元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洲
 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
 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太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大夫人在堂安
 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至與赤言即取
 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竟中走去赤怒汝
 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如而圓封之又為書塼封
 之訖如廁久集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乃倒曳
 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而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廣麗
 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
 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
 且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笑為友混其汗衆
 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之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
 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求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
 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鴈不繫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坐師
 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
 廁外赤死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
 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柳固有廁鬼耶
 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恠而所為若是乃反
 以世為溷濁為帝君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感也及至是非
 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脩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
 返則幸互又何暇赤之笑哉

登溷詩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
 長是點燈來李元規笑曰此乃登溷詩也倦游錄

登溷處

柳耒詞云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或以為佳句東坡笑曰此稍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一

建安祝

穆和父編

居處部

簾 帷幕

羣書要語

簾簾也自鄣蔽為簾耻也 釋名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簾自開而西謂之箔南楚謂之蓬箔揚雅方言簾箔皆以青布

緣 晉東宮

戶牖為簾通俗廉遠地則堂高賈詡策 帷 帷圍也自障圍

也幕絡也在裏之稱也 釋名在旁曰帷在上曰幕說文小幕曰幃上下四旁悉周曰幃三禮圍四合象宮室曰幃坐上承塵曰幃凡言設大次小次者皆幃也大次在壇遺之外小次去壇遠矣 山谷集 帷薄之外不趨曲禮猶燕之巢幕上左居青油幕下沈約宋書

詩 升月照簾櫳

風簾自上鈎杜落日在簾鈎杜草色入簾青 劉禹錫

珠箔垂銀鈎李白珠簾幕捲西山雨王勃珍簾疎簾看弈棊村珠簾綉柱

圍黃鶴杜蝦鬚半捲天香散蘇易簡黃簾綠幕朱戶閉韓愈翠幕中間燕子
飛宋百家詩薄帷鑒明月阮籍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帷口詩微風吹闥
闥羅帷自飄揚選羅幃綉幕圍春風李賀談笑青油幕韓翃句重重翠幕
深金屏帶

古今事實

緯蕭為業

河上有家貧緯蕭者高也以為業莊子

織曲為業

周勃以織薄曲為業

織珠為簾

漢武帝起神室以白珠為簾箔玳瑁壓之象牙為蔑茨武故事昭陽殿以
織珠為簾風至則鳴珎瑤西京雜記

居貧織簾

沈麟士居貧織簾嘗為人作簾誤傷手便流涕而還曰遺體毀傷感而悲

耳南史

簾為妓衣見寵妾門

縞帷見大人以下係帷幔

孔子見衛夫人夫人在絺維中而拜史

帷帳不移

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帷帳不移而具

運籌帷幄

張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帷幄無文

漢文帝帷幄不用文繡以示朴

仲舒下帷

董仲舒下帷講論

虜至坐帷中

張奐使單于休屠及朔方烏桓並同反版遂燒度遼時軍門列屯烟大指

望兵衆大恐負安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軍士稍安東風疾詭

伏兵帷中

孫峻欲誅諸葛恪置酒伏兵於帷中吳志

常欲褰帷見車門

經戶披帷

宋袁粲每過傳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乎

幕府

衛青征匈奴大克帝拜大將軍於幕中因號幕府四幕府者以軍幕於府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張幕言之

隔幔觀妓見妬妻門

古今文集

律詩

簾

羅隱

疊影重紋映畫堂玉鈎銀燭共熒煌曾者得見神仙在休下真珠十二行

翡翠佳名世共稀玉堂高下巧相宜殷勤為囑織手捲上銀鈎莫放垂

簾

杜世昌

編竹狀玲瓏庭闈盡處中不由經緯力安有捲舒功春登曾妨燕寒宵豈

隔風都堂重獻賦明處憶牢籠

簾

陸暢

勞將素手捲蝦鬚瓊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來過夜半可憐潘岳立踟躕

簾

王令逢

高明庭宇好崇基枉把疎簾翠地垂必欲滿堂陰有樂誰能暗室遂無欺
卷舒未必風無意間隙須防燕解窺莫道入中可避障可終避障亦何為

行障

陸暢

碧玉為竿丁字成鴛鴦繡帶短長縈強蹙天上花顏色不隔雲中笑語聲

詩話

以帷幕擇勝

茗溪漁隱曰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幙為之世所未有也銘略云乃作斯亭筵楹柰梁鑿柄交設合散亦常赤油仰承青幃四張我所欲往十
大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又云豈獨臨水無適不減春朝花郊秋夕月
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激又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充當觀此銘
則製度可見也

屏風

羣書要語

屏風障風也衣在後所以依倚也釋名天子黃裳而立

端直處必廉方李尤屏果愚者伏思也君朝行至內屏思惟故曰果愚

今注

詩曰踟躕清防密注清防屏風也顏延年屏開金孔雀杜晴天掃畫屏李

古今事實

屏風畫列女

後光武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命徹之

頭觸屏風見教子門

雲母屏風

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賜素屏風

魏志太祖平柳城頒所獲器物有素屏風持以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以古人之服

點蠅畫屏見蠅門

琉璃屏風

孫亮作琉璃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古今注

金鈿屏

石季龍作金鈿屏漆屏風衣以白鏤畫義士仙人禽獸中記

刻奏疏于屏

唐太宗覽魏證十漸疏曰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風庶朝夕見之

錄名御屏

太宗曰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卧興對之

家誠書屏風

房元齡恐諸子驕侈帝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誠書屏風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宮屏婦人

元和初有士人因醉卧聽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断腸士人驚北之忽叱然上屏西陽雜俎

按古事為屏

憲宗詔李絳塔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

畫十事于屏

李伯時畫畫高陽氏揖張釋之諫文帝馮媛當能霍光取爾武帝問曰

明妃出塞王猛捫虱醉山簡李密遊太宗明皇攬鏡妃子剪髮十事列為

一屏

古今文集

古詩

屏風謹

白居易

素屏素屏既為乎不文不飾不異不青當世豈無李陽米之篆文張旭之筆跡邊鸞之花鳥張藻之松石吾不令加一點一畫如其上欲爾保真而人曰吾於香爐峯下置草堂二屏倚在東西墻夜如明月入我室曉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亦欲與汝表裏相輝光尔不見當今侯家主筆與王宮織成光障錦屏風綴珠階鈿帖雲母王金七寶具相玲瓏貴家符此方悅且晏然寢卧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尔今來為骨号紙為面捨吾草堂欲何之

帳

羣書要語

斗帳小帳也形如垂覆斗上海錄流蘇者乃盤綠繪綉之毯五色錯為之同心而下垂者也盤錄蕙帳安兮夜鶴然此山移詩句羅帳延秋月刘休文叨陪錦帳空杜三帳分弓射虜營冬暖號寒卧無帳坡銀盃同色試一傾榼遣春寒出幃帳山谷

古今事實

帳中聞楚歌見歌門

望武帳

丞相公孫洪燕見上或時不冠而見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事其見敬禮如此

施絳帳

馬融為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給錦帳

漢尚書郎王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臺給青縑白綾或以錦給帳帷茵褥

開幃進蚊見琰門

作蚊幃

文昌夏多蚊貧無幃備債為作幃後漢書

布幃紙補

羊續為詹厓太守卧一幅布幃幃穿敗湖紙補之

卧丞相帳中

許侍郎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常夜在丞相所飲二人歡極丞相便使入已帳中眠顧至曉猶展轉不得熟牀許上牀便大鼾丞相語諸客曰此中亦是難眠處耳郭子

銷金帳見聘門

古今文集

律詩

紙帳

蘇子瞻

亂紋龜殼細相連慣卧青綾恐未便紫似僧中白氈布暖於蠻帳紫茸氈錦衾速卷持還客破屋那愁仰見天但恐嬌兒還惡卧夜深踏裂不成眠詩話

百子帳

程泰之

唐人昏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昏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出戎虜特穹廬拂廬之具體而倣者耳捲柳為圈以相連鎖百張百圍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摠之亦非其有百圍也其弛張既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氈通冒四隅上下便於移置耳白樂天青氈帳詩其規模可考也其詩始曰合聚千羊毳施張百子卷骨盤邊柳健色染寒藍鮮其下注文自引史記張空卷為證即是以柳為圈而青氈冒之也又曰北製因戎初南移逐虜遷是制出戎虜也有鼎中大聳無隅四向圓是頂聳旁圓也既曰影孤明月夜又曰最宜霜後地則是以之弛張移置於月於霜陋處皆可也又曰側置低歌坐平鋪小舞筵則其中亦差寬矣既曰銀囊帶火懸又曰獸出林親近則是其間不設煖爐但用銀囊貯火虛懸其中也又曰蕙帳徒招隱茅菴作浪禪其所謂比但言蕙帳茅菴而不正比穹廬知其制出穹廬也樂天詩最為平易至其鋪叙物制如有韻之記豈世之徒綴聲韻者所能希哉 演繁露

床

胡床 榻

羣書要語

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釋名齊魯之間謂之篋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策揚雄方言牀身之安也篋牀較也說文牀三尺五

曰榻板獨坐曰秤八尺曰牀服虔通或息偃在牀詩刺牀及膏易蕙櫛荃

牀曹植榻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小者坐人無異獨所坐也釋名

詩句白玉為君床選衰病只愁來社西齊深且明中有六尺床坡并寢就

匡床后山明月皎皎照我床選風月坐胡床歐自許奇觀繞繩床山谷連

榻設華裯謝靈運坐客寒無氈社禱隱綉芙蓉社

古今文集

獻象牙床

孟嘗君出行五國至楚獻象牙床戰國策

眠床塵埃

齊虞悉除後軍將軍褚彥回詣悉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彥回歎曰虞君之清乃至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

移床壁崩

齊徐孝嗣初在率府書臥齊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壁崩

六尺方牀

宋賀革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來就父受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

當坐此牀

李靖左僕射楊素推其宋謂曰卿中當坐此牀封倫傳內史令楊素每無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

登廣武牀

杜甫嘗醉登廣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見武亦暴猛中街之

據胡床曬頭以下係胡床

謝萬嘗詣王恬既至坐少時王便入內謝殊有喜色謂必厚供待良久牀頭散髮而出亦復不坐乃據胡床在中庭曬頭神氣慨然了無相酬對

據胡床談話見月明度亮南樓

據胡床吹笛見笛門

胡床掛柱

魏裴潛為兗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去官留以掛柱

當膝榻穿以下係榻

管寧字幼安常自坐一木榻積五十年當膝處穿高士傳

陳蕃下榻

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唯徐孺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獨擅一榻

簡雍性簡傲自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須枕卧語無所為

引僧并榻

顏延之為秘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惠林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上每引見常并獨榻延之甚嫉焉因醉曰昔子同驂乘表絲正色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

坐針氈

杜錫遷太子中舍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氈中刺之流血

青氈舊物

王子敬卧齋中盜取物敬曰青氈我家舊物

裹氈墜

魏鄧艾由陰平道伐蜀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山高谷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鋪花為裊

李士許慎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嘗具帷幄設坐只使僮僕輩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裊

開元遺事

戒毛為坐

戒坐不知始何時唐以前猶未施用太平興國中詔工商廢人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戒毛暖坐則當時蓋通上下用之矣天禧元年始定兩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乘戒毛暖坐餘悉禁遂為定制今文臣自中書舍人以上武臣節度使以上方許用而宗室將軍之制亦不行矣

石林燕語

元豐儀制令侍從職事官諫議大夫以上乘戒坐紹興令諸戒毛坐職事官諫議大夫寄祿官太中大夫以上及李士待制或經恩賜者許乘節度使曾任執政者佳此○楊文公曰戒類鼠而大尾長而金色生川陝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為卧褥鞍被坐氈之用戒甚愛其尾既中毒即齧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為身患

談錄

虎皮坐

王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

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
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故朱文公作橫渠贊云勇撤皐皮皐字見左
傳

古今文集

古詩

胡床

梁庾肩吾

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歌形已正文斜牀自平臨堂對遠客命旅誓
初征何如淄館下淹留奉盛明

詩話

論胡床之義

今之交床制本自虜來始名胡床桓伊下馬踞胡床取笛三弄是也隋以
識有胡改名交床胡瓜亦改黃瓜唐柴紹擊西戎據胡床使兩女子舞則
唐史臣追本語以書也唐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羣臣禮紫宸殿御大
繩床則又名繩床矣

繩床

孟東野詩云繩床獨坐翁李濟翁資暇錄改為藤床誤矣 李材

簟

衾 枕 枕屏 竹夫人
湯婆 並見布衾門

羣書要語

簟竹席也 說文 簟者布之覃然平也 釋名 宋魏間謂之笙或
謂之蘧由自閔而東謂之簟其粗者謂之蘧條而粗自閔而

東周楚魏之間謂之倚洋自閔而西謂之行唐 方言 下筦上簟乃安斯寢

斯十 挑笙象簟韜於筒中 左三都

詩句 珍簟直含霜

謝元暉 枕簟入林僻 杜 酒醒思卧簟 杜 恩分夏簟水 杜

羸肌與簟疎 劉言史 留客夏簟清琅玕 杜

古今事實

送所生簟

晉王忱訪王恭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輟以送馬遂坐薦
上忱聞而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

賞五花簾

宋尚書令王儉嘗集才李之士揔校虛實類物以隸之謂之麗事多者賞之惟盧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簾白團扇坐簾執扇容氣甚自得秣陵令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摛操筆便成舉坐賞擊摛乃命左右抽憲簾自掣取扇登車而去

古今文集

古詩

鄭羣贈筆

韓愈

蘄州笛竹天下知鄭君所寶尤瓌奇携來當畫不得卧一府傳看黃琉璃
軀堅色淨又藏節滿眼疑滑無瑕疵法曹貧賤眾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為
自從五月困暑濕如坐深甕遭蒸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
日暮歸來獨悵悵有賣直欲傾家貨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
呼奴掃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虱避肅上疑有清涼吹
倒身酣寢百疾愈却願天日常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贈子相好无時衰

次韻歐陽永叔端溪石枕蘄竹簾

王介甫

溪端琢枕綠玉色蘄水織簾黃金文翰林所寶此兩物笑視金玉如浮云
都城六月招客語地上赤日流黃塵燭龍中天進元力客主歎然各疲劇
形骸直欲坐棄忘冠帶安能強脩飾恃公寬貸更不疑箕踞豈復論官賊
笛材平莖家故藏硯璞坳清此新得掃除堂屋就陰翳公不自眠分與客
知公用意每如此負能與物同其適豈比法曹空自秘却願天日長炎赫
公材卓犖人所驚久矣四海流声名天方選取欲扶世豈特使以文章鳴
深探力取當不寐思以正議排絳橫柰何甘心二榻上欲卧頽尾為潔清
賢愚勞佚非一軌顧我病昏惟未死心於万事久蕭然身寄一官負偶入
便當買宅歸偃休白髮溪山如願始看公戮力就太平却上青天跨箕尾
有客贈余以石枕者與家所藏笛竹簾皆佳物也余既喜睡因
甚愛之輒為拙句奉呈原甫聖俞二君子 歐陽永叔

端溪琢出跌月樣蘄州織成双水紋呼兒置枕展方簾赤日正午天无雲
黃琉璃光綠玉潤莖淨冷滑无埃塵憶昨開封暫陳力殘骸避煩劇

聖君矜憐大臣潤察見衰病非虛飾尤蒙不使加罪去特許過官還舊職
選材任事不堪用見利无慙惟苟得一從儻屋居成商官不坐曹門少容
自然惟與睡相宜以懶遺閑何憾適從未羸尔苦疲困况此煩歎正炎赫
少壯喘息入莫聽中年鼻鼾尤惡声癡兒掩耳謂當作竈婦驚窺疑金鳴
蒼蠅蟻蟻任綠撲蠹書懶架拋絳橫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
省時亦白愛飲酒欲與鐫朽同生死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為三尔
江西得請在旦暮收十婦裝從此始終當卷書舊梳去紫室買田清穎尾

次韻和酬

梅聖俞

溪上枕剖龍印石斬匠篋裂蛇皮紋客從東方一持贈竹色烝青石抱雲
磨沙斲骨自含潤飽霜節无留塵京師豪貴空有力六月黍此炎蒸劇
旱風赤日吹熱未大夏高簷任雕飾頭臚汗匝无富負雖有頌水論官我
官高我重水則多日永水鎖難更得唯公掃室施掩篋迎凉自感東方客
東方客應非俗自能使賢人心卦適賢人何以備伏人天下才名方赫也
我吟窮困不可聽登夜蚊的蒼蠅声蠅如遠雜耳初感蚊若隱雷声際鳴
葛厨頂綻屋蝟墮管席中裂麻經橫平生賦分只煎炒安有綠玉琉璃清
猶勝昔年杜子美老死未陽牛為死因思楊惲蔡時言但願人生行樂耳
公今事業在朝廷去就尤當慎終始待公睡足秋風來去奉高談揮塵尾

寄蘄簞與蒲傳正

蘇子瞻

蘄溪美箭不成苗離上玉筋排霜脊千溝萬縷自主風入手未開先慘慄
公家列屋閑城眉珠簾不動花陰移露帳銀床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碁
東坡病叟長羈旅東卧飢吟似飢鼠倚賴春風洗破衾一夜雪寒坡故祭
火冷燈青誰復知孤舟兒女自嗟咿聖天何時反炎燠滉此八天黃琉璃
願公及掃清香閣卧聽風滴声滿榻習上選送兩腋生請公乘此朝閣闔
律詩

白角簞

曹松

角簞工夫已到頭夏來全占滿林秋若言保借端華屋祗合封題寄列侯
孝卷曉水常怕綻解鋪寒水下教流蒲挑錦是瀟湘底曾得王孫價倍酬

碧角簞

曹松

細皮重疊織霜紋滑膩鋪牀勝錦因八尺碧天無點翳一方青玉絕纖塵
蠅行只恐煙黏足客卧渾疑水浸身五月不教炎氣入三滿堂秋色冷龍鱗

席

羣書要語

薦所以自薦藉也席釋也可卷可舒也澤名羣君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為人子者君不主與坐不中席 父子不同席

男女不同席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社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

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上間函丈主人跪正席

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並曲礼我心匪席不可

卷也詩席不正不坐詩大略越席昭其儉也左理席方玉鎮楚語

詩句初霜刈渚浦織作玉床席李白心懷平生交莫一在席珍韓

古今事實

孔席不暖

孔席不暖班固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之席說苑

席上之珍

哀公命席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舍者避席

揚朱南之沛至梁而遇老子曰而惟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

若不足揚朱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

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列黃帝

坐熊席

衛靈公天寒鑿池死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

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

坐不重席

孟懿伯相魯食不二味坐不重席

家人販席

臧文仲不仁者三妾織蒲家人販席與民爭利

弊席為門

陳平以弊席為門

前席賈誼

文帝思賈誼召至宣室夜半前席

故人避席

漢相田蚡為壽坐者避席及竇嬰為壽故人避席餘半膝席

專席而坐

武帝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說經奪席

戴萇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三公絕席

張禹為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

兼葭為席

鄭敬以兼葭為席常隨把柳之陰汝南先賢傳

不與惡人同席

許敬字鴻卿其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按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席為冬設

吳議郎張純詣鎮南將軍朱據上曰為賦一物然後乃坐純賦曰席為冬設簾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雜記

管寧割席

魏管寧與華歆讀書有乘軒冕者過門歆出看寧曰富貴須自致窺他人乎遂割席半分而坐曰子非吾友也

舉席自障

盧懷慎明不施箔風雨至舉席自障

古今文集

雜著

武王席銘

武王踐阼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民一五一側爾不可不念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之所代大戴禮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二

建安祝穆和父編

香茶部

香 香爐附

羣書要語

凡香之屬皆曰香遠聞曰馨美者曰馥音使氣曰馥說文至治馨香感于神明尚書有飶其香邦家之光載芟其香始升

生民南方有香市乃商人交易處述異記南海郡有株香戶同上取大甲香如崑崙耳者酒釀蜜熬入諸香用四時纂要近世尚奇者鏤木以為之範香塵為篆文准十二辰分百刻凡燃一晝一夜或然於飲帶或佛像前香譜以雜香擣之丸如梧桐子大青繩穿之謂之香珠燒之香徹天三洞珠囊因香所生以為香界楞嚴經

香爐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為爐東宮舊事其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四環呂大臨考古圖香獸以塗金為狻猊麒麟鳧

鴨之狀空其中以燃香使煙自口出以為玩好復有雕木埏土為之者詩曰百和清夜吐沈約燕寢凝清香常蘇州燈影照無寐心清聞妙香社

蛛絲凝篆香山谷朝罷香烟携滿袖社
香爐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吳均睡鴨香鑪團夕燠李商隱
衣冠身染御鑪香杜博山吐香五雲散常日烘荀令炷香爐山谷午夢不
知緣底事篆煙燒盡一盤花劉屏山

古今事實

三豐香

莊公束縛管仲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豐三浴之注以香塗身
曰豐亦或為薰齊語

燒異香

宋景公燒異香於臺上有野人被草自焚扣門而進是為子常世司天部
洪芻香譜

號香尉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涪陽尉人謂之香尉述異記

雞舌香

漢尚書郎懷香握蘭含雞舌香官儀

衣薰香

金日磾入侍欲衣服香潔變胡虜氣自合一香武帝果悅之洪芻香譜

禁熏香

魏武令云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內不得熏香

韓壽竊香見淫婦門

佩紫香囊見叔姪門

性愛薰香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
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比我如何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
走公欲遁走耶季和大笑襄陽記

焚香數車

唐太宗與蕭后宮中觀燈問孰與隋主曰彼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
儉不同尔帝曰隋主何如后曰每除夜殿前諸位設火山數十每一山焚
沉香數車沃以甲煎焰起數丈香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車甲煎一
百餘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照之太宗口刺其奢心服其盛
續世說

沉香為亭

唐敬宗時波斯進沉香亭子材拾遺李漢諫曰沉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室
香中忌麝

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薰麝香且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
中所過瓜盡一蒂不獲

賜龍腦香

元宗夜宴以琉璃器盛龍腦數斤賜群臣馮謐曰臣請效陳平為宰自丞
相以下皆跪授尚餘其半乃捧拜曰勅賜錄事馮謐元宗笑許之

沉檀香亭

唐開元中有沉香亭○宣州觀察使楊牧造檀香亭亭初成命賓樂之
四香為閣

揚國忠嘗用沉香為閣檀香為欄檻以麝香乳者篩土和為泥飾閣壁每
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於此閣上賞花焉禁中沉香之亭治不伴
此壯麗也天寶遺事

瑤英嚼香

元載寵姬薛瑤英母趙娟幼以香嚼英故肌肉悉香杜陽編

香叢童子

香叢童子白佛言我諸比丘燒水沉香香氣寂然來入鼻中非水非空非
煙非火去無所著來無所從由是意銷發明無漏得阿羅漢

異香成穗

二十二祖摩拏羅至西印土焚香而月氏國王忽覩異香成穗傳燈錄

猷薔薇水

周顯德五年昆明國猷薔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衣散而香不

滅 焚香返魂

司天主簿徐肇遇蘇氏子德哥者自言善為返魂香手持香爐懷中取一貼白檀香末撮於炉中煙氣裊裊直上甚於龍腦德哥微吟曰東海徐肇欲見先靈願此香煙用為引導盡見其父母曾高德哥曰但死經八十年已上則不可返矣並洪芻香譜

造帳中香

江南李主帳中香法以鵝梨蒸沉香用之洪駒父

以袖罩香

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郁然滿室濃香時又謂之梅香歸田

被中香爐以下係香爐

長安巧手丁諤者作被中香炉為機環轉之運四周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以奇禽怪獸皆自然能動西京雜記

帳角香爐

石季龍冬月為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錢為香爐鄴中記

失爐筮卦

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爐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為金其象貫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隘閭晨興見發青煙此香爐也語其處求即得集異記

宗超香奩

宗超嘗露壇行道奩中香盡自然滿溢爐中無火煙自出

五方香床

隋煬帝觀文殿前兩廂為堂各十二間堂中每間十二寶厨前設五方香床綴貼金玉珠翠每駕至則宮中擊香爐在輦前行

古今文集

雜著

香序

宋范曄

窮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劫和盈斤無傷零藿慘虐磨磨粘濕其松蘇合

安息鬱金捺多和羅之屬並被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蒙甲戩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

范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度憬之棗膏昏蒙比羊玄保甲戩淺俗比徐湛之其松蘇合比惠休道人浩實易和蓋自比也

香譜

泉守葉廷珪

乳香一名薰陸香出太食之南數千里其樹類松以斤砍樹脂溢于外結而成香聚而成塊上品為棟香圓大如指頭今俗所謂滴乳次曰瓶乳言收時置于瓶中又次曰乳塌蓋香而雜之以沙石者也又次曰黑塌蓋香之黑色者也又次曰水濕黑塌蓋香在舟中為水所浸漬而氣變色敗者也雜品而碎者曰所削波揚為塵者曰縲末○腦子出渤泥三佛齊亦有之乃深山窮谷中經十年老杉樹其枝幹不曾損動者若損動則氣泄无腦矣其土人解作板段隨其板傍橫裂而成縫有腦出於縫中劈而取其大者成片俗謂之梅花腦其次者謂之速腦速腦之中其次者謂之米腦○沉香其木類栴檀多節取之先斷其木根積年皮幹俱朽心與節不

壞者香也細枝緊一實為看其香黑而沉水者為沉香半浮沉者為雞骨

香最麗者為箋香類證本草沉香所出非一真臘為上舌城吹之渤泥為

下然就真臘而較之則又有二品綠洋為上二潔次之勃羅間為下而香

之大槩生結者為上熟脫者次之堅黑者為上黃者次之狀如犀角者謂

之犀角沉如燕口者謂之燕口沉如附子者謂之附子沉如梭者謂之梭

沉文橫而堅緻者謂之隔沉生沉香蓬萊香出海南山西其初連木則狀

如栗棘房土人謂之刺香刀刻木而出其香則堅緻而光澤士大夫謂之

蓬萊者同上番沉出於渤泥三佛齊醫家多用之亦謂之藥沉同上箋香

乃沉香之次者○香有三等曰沉曰箋曰黃熟沉箋皆有二品曰熟結曰

生結熟結者樹自爛而得生結者伐仆得之又久爛脫而剔取之黃熟有

三品曰夾箋其破者為散沉香之良者也瓊崖生取者為角沉宜薰衣木

枯朽乃得者為黃沉宜入藥談苑反倦源錄○一木四香根曰栴檀節曰

沉香花曰雞舌膠曰重香○酉陽雜俎○生熟香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

之生速樹斤於地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檀香出於三佛齊國皮木

而色黃者謂之黃檀皮腐而色紫者謂之紫檀恐其氣泄則以紙封之。黃熟香皮堅而中腐者其形如桶故謂之黃熟桶其火燒而通黑者其氣尤勝。鷓鴣斑體薄而易燼其厚而沉水者差久。暫香乃熟速之次者但脫首眉之熟速而不之半存者謂之暫香。同。降真香氣勁而遠能辟邪氣。篤耨香出真臘國亦樹之脂也樹如松杉之類而香藏之皮樹老而自然流溢者色白而透明故其香雖盛暑不融土人既取之矣夏月以火環其樹而炙之令其脂液再溢至冬洩寒因其凝而復取之故其香冬疑而夏融土人盛之以瓠瓢至暑月則鑽其瓢而周為之孔藏之米中欲其陰涼而氣通以泄其汗故得不融舟人易之以罈器不若瓢也香之氣清遠而長雜於樹皮則黑而黑為下矣香之性易融而暑月之融多滲於瓢故斷瓢而焚之亦得其典刑今所謂胡蓋瓢是也。麝香木出占城國樹老而仁埋於地而腐外黑而內黃赤者其氣類於麝。龍涎出大石國其龍多蟠於洋中之大石卧而吐涎衆魚聚而嗜之士人見則沒而取焉然龍涎無香其氣近於臊白者如百藥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尤

澤能發衆香故人常用之以和香焉。大食國花露也今則採葉新取其液以伐焉然其水多為雜試之常用琉璃瓶盛之翻推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為真。安息香出三佛齊國其香乃樹之脂也其形色類胡桃穠而不宜於燒然能發衆香故人取之以和香焉。占城國其香非自然乃土人以十種香搗和而成體濕而黑氣和而長熱之勝於他香。金肌佛手香皆出古城國土人以腦麝諸香搗和而成或以塗肌或以拂手其香經數宿不散。大食真鹽國其香乃樹之脂色黃而氣勁工於聚衆香今之為龍涎軟香佩帶者多用之。蘇合香油亦出大食國氣味大抵類篤耨。雞白香一名丁子香以其形似丁子香也即丁香之大者今謂丁香母是也日華子云治口氣。產高竇穿州山民見香木曲斜枝以刀斫成坎經年得雨水清復鋸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結為斑點亦名鷓鴣斑。雲南者如掌青黃色取置燒灰合香者多用之。本。方取大甲香如崑崙耳者酒煮盡熬入諸香中用。出西國似艾蓋松皮止蘇衣合和諸香燒之其煙團聚

清白可愛本草

香說

程泰之

秦漢以前二廣未通中國中國無今沉腦等香也宗廟病蕭灌猷尚饗食
品貴椒至荀卿氏方言椒蘭漢雖已得南粵其尚臭之極者椒房郎官以
舞古奏事而心較之沉腦其等級之甚下不類也惟西京雜記載長安巧
工丁緩作被下香爐頗疑已有今香然劉尚銘博山鑪亦止曰中有蘭綺
青火宋煙玉臺新詠詠博山鑪亦曰宋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香風難久
居空令蕙草錢一文所賦皆焚蘭蕙而非沉腦是漢雖通南越亦未見越
香也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焚嬰香等品多名異然疑後人為之漢武奉
仙窮極宮室惟帳器用之麗漢史備記不遺若曾初有古來未有之香安
得不記演繁記

古詩

賈天錫惠寶薰以兵衛森其蓋戰十詩報之

黃魯直

險心存萬仞躁欲生五兵隱几香一炷靈臺湛空明

畫食鳥窺臺宴坐日過砌俗氛無因來煙霏作輿衛

石密化螺甲棋檣煮水沉博山孤煙起對此作森森

輪囷香事已郁郁著書畫誰能入吾室脫汝世俗械

賈侯懷六韜家有十二戟天資喜文事如我有香癖

林花飛片片香歸銜泥燕閉閣和春風還尋蔚宗傳

公虛采蘋宮行樂在小寢香光多發聞色敗不可給

未惟夜氣馥衣桁晚煙凝瓦溝鳴急雪睡鴨照華燈

雄尾映鞭聲金爐拂太清班近聞香早歸來學得成

衣篝麗紈綺有待乃芬芳當念真富貴自薰知見香

有薰江南帳中香戲荅六言

黃魯直

百鍊香爨沉水寶薰近出江南一椽黃雲繞几深禪相對同參螺甲割崑
崙耳香材屑鵝鴟班欲雨鳴鳩日永下帷睡鴨春閑我讀蔚宗香傳文章
不減二班誤以甲為淺俗却知麝要防閑

燒香

楊廷秀

琢瓮作鼎碧於水削銀爲乘輕如紙不文不武火力均閉閣下簾風不起
詩人自炷古龍涎但令有香不見煙素聲忍聞抹利折抵處龍麝和檀沉
平生飽識山林味不柰此香殊斌媚呼兒急取蒸木犀却作書生真富貴
律詩

清真香歌

丁公言

四兩玄參三兩松麝香半分蜜和同丸如彈子金爐熟還似花心噴曉風
邃老寄龍涎香

劉子暈

瘴海驪龍供素沫蜜村花露挹清澁微參臯觀猶疑似全在爐煙未發時

香

邵堯夫

安樂窩中一炷香凌晨焚意豈尋常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
且異緇黃微朝貌又殊兒女衷衣裳非圖聞道至於此金玉誰家不滿堂
雜著 以下係香炉

薰爐銘

漢劉向

嘉比正氣嶄岩若山上貫泰華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

香爐銘

梁元帝

蘇合氤氳非煙若雲時濃更薄乍聚還分火微難盡風長易聞孰云道力
慈悲所薰

古詩

古樂府詠香爐

四坐且莫誼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香爐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枝據
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連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燃其中青
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博山香爐

齊劉繪

參差鬱佳麗合香紛可憐蔽虧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錢秦王子駕鶴乘
紫煙下刻蟠龍勢橋首半銜連傍爲伊水麗芝蓋出岩間後有漢游女拾
翠弄餘研榮色何雜揉縵綉更相鮮鸞霞或騰倚林薄香汗眠掩華如不
發含薰未肯燃風生玉階樹露湛曲池蓮寒蟲飛客室秋雲沒曉天

茶

水品

羣書要語

茶者南方嘉木自一尺二尺至數十尺其巴川峽山有兩人抱者伐而掇之樹如瓜蘆葉如柝子花白如薔薇實如栝櫚帶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設四曰茗五曰荈茶經南有蒙頂石花湖州有顧渚紫筍峽州有碧澗明月國安補郭璞云早取為茶晚取為荈茶經凡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乳面聚同上沫餽者湯之華也如晴天爽朗有浮雲則鱗鱗然華之薄者曰沫厚者為餽輕細者為花陸羽茶經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漸佳春氣浸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母景林茶飲序

詩句

破睡見茶功白春風啜茗時杜闕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杜揀芽分

雀舌賜茗出龍團坡銀瓶貯浪水一掬松雨聲來乳茶熟崔珏湯添勺水煎魚眼未下刀圭攪麴塵白集思公煮茗共湯鼎趾蚶竅生魚眼珠山谷

香色鮮盡寶帶勝黑面碾出明窓塵山谷然松煮鼎山泉冽槍旗一水分

優劣鳳餅推開壑照人花蕊啜罷甘潮舌劉彦坡

古今事實

作書求茶

劉琨與弟羣書吾體中憤悶常仰真茶汝可信信致之

茗為酪奴

齊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食鯽魚羹渴飲茗汁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產之鯽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酪不中與茗為奴彭城主顧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明日為設邾莒之會亦有酪奴因呼茗為酪奴洛陽伽藍記一

唐始稅茶

唐宗正元九年初稅茶先是鹽鐵使張滂奏請稅茶以待水旱之闕賦詔曰可是歲得錢數十萬實錄

摧茶困民

鄭注為摧茶法詔王涯為摧茶使王涯益變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困

陸羽茶經

竟陵僧有於水濱得嬰兒者育為弟子稍長自筮遇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羽可用為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有文學耻一物不盡其妙茶術最著鴻漸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

作瓷人沽茗

鞏縣為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之

耻於煎茶

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煎季卿為再舉盃季卿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煎茶博士羽愧之更著毀茶論語語林

嗜顧渚茶

甫里先生陸龜蒙嗜茶辨置小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薄為區蟻之費自為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

以菊易茶

白樂天方齋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饋菊苗齋盧服節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自醒酒蠻甌志

苦令飲茶

王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為苦每欲候濛必云今日有水厄王濛

斛二瘕

有人喜飲茶飲至一斛二斗一日過量吐如牛肺一物以茗澆之容一斛二斗容云此名斛二瘕太平御覽

雪水烹茶 見雪門

始造建茶

建州大小龍團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 國朝太平興國二年始置龍焙造龍鳳茶咸平中丁晉公為福建漕監造御茶進龍鳳團交尋間蔡

公端明為漕始改造小龍團茶 仁廟尤所珍惜是後最精者曰龍團勝
雪外有密雲龍一品號為奇絕方靈芽數圻之初常先民焙十餘日進發
飛騎疾馳不出中春頭網已至京師郡志

誠始進茶

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 郡志

接茶植桑

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摧之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
苦其後摧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其為絹歲有萬匹

逸人致水 以下係水圖

南陽張又新為水記凡七等真二曰慧山寺石泉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
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
謂陸龜蒙

辨煎茶水

贊皇公李德裕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于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楊子江
南零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舟上石城下方憶乃取

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歎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他歲矣此
水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隱

辨煎茶湯

李約沂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嗜茶嘗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
炭火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中則
四邊泉湧壘壘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
火不能成也 因話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進茶錄序

茶襄

臣前因奏事伏蒙 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為
精好臣退念卮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
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臣輒
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一篇名曰茶錄伏惟清閑之宴或賜觀采臣不勝

皇恐茶幸之至謹序

上篇論茶

色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去其面故有青黃紫黑之異善別茶湯正如相工之眎人氣色也隱然察之於內以肉理潤者為上既已末之黃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鮮明故建安人聞試以青白勝黃白

香

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珍果香草其奪益甚求不當用

味

茶味主於甘滑惟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甘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品者以此

藏茶

茶宜窮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濕冷故收藏之家以窮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當如人體溫溫則禦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炙茶

茶或經年則香色味皆陳於淨器中以沸湯漬之刮去膏油一两重乃止以鈴籜之微火炙乾然後碎碾若當年新茶則不用此說

碾茶

碾茶先以淨紙密裹槌碎然後熟碾其大要旋碾則色白或經宿則色已昏矣

羅茶

羅細則茶浮麓則水浮

候湯

候湯最難夫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沉前世謂之蟹眼湯者過熟湯也况餅中煮之不可碎故曰候湯最難

燴盞

凡區點茶先須燻盞令熱冷則茶不淨

點茶

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建人謂之抄茶一錢
先注湯調極均又添注入環迴擊沸湯上盞可四分則止
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為絕佳建安聞茶以水痕先沒者為
負則久者為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

下篇論茶器

茶焙

茶焙編竹為之裹以蒟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
納火其干去茶久許常溫上然所以養茶色香味也

茶籠

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蒟籠盛之高處不近濕氣

砧椎

砧椎蓋以碎茶砧以木為之椎或金或鐵取於使角

茶鈴

茶鈴屈金鐵為之用以炙茶

茶碾

茶碾以銀或鉄為之黃金性柔銅及鍮石皆能生銹不入用

茶羅

茶羅以絕細為佳羅底用蜀東川鵝溪畫絹之密者投湯中揉洗
以晷之

茶盞

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燂之久熱
雖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闕試
家自不用

茶匙

茶匙要用較笨者有力黃金為上人間以銀鐵為之竹者輕建茶不取

湯瓶

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準黃金為上人間以銀鐵或以瓦石為之

龍茶錄後序

歐陽永叔

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序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剪金為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宰相家藏以為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玩爾嘉祐七年親享明堂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茶與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總一獲賜而丹戎龍駕紙鼎莫及每一捧翫清血交零而已用君謨著錄輒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

顧渚貢茶始末

陸羽茶經云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湖州生長城縣顧渚山中常州義興縣生君山縣脚嶺北峯下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薦于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浸席遂為任上之貢與常賦之邦徐矣

比苑貢茶始末

建安北苑茶始於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遣使造之取象於龍鳳以別入貢至道間內添造石乳蠟面其後大小龍茶又起於丁謂而成於蔡君謨至宣政間鄭可簡以貢茶進用久領漕計創添續入其數浸廣今猶因之細色茶五綱凡四十二品形製各異共七千餘餅其間貢新試新龍團勝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品乃水揀為第一餘乃生揀次之又有籠色茶七綱凡五品大小龍鳳并棟芽悉入龍腦和膏為團餅茶共四萬餘餅蓋水揀茶即社前者生揀茶即火前者籠色茶即雨前者閩中地暖雨前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又有石門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隸於北苑皆採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歲糜金共二萬餘緡日役千夫凡兩月方能造事第所造之茶不許過數入貢之後市無售者人所罕得惟壑源諸處私焙茶其絕品

亦可敵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貢其流販四方悉私焙茶耳茗溪漁隱

茶說

蘇子瞻

除煩去膩世固不可以無茶然暗中損人殆為不少昔人云白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復患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益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凡內之在齒間得茶漱滌之乃盡消縮不覺脫去不煩刺挑也而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密蠹毒自已然率用中下茶其上茶自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為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知是故詳述子瞻記

謝傅尚書茶書

楊廷秀

遠餉新茗當自携大瓢走汲溪泉東澗底之散薪然折脚之石鼎烹玉塵啜香乳以享天上故人之意媿無肯中之書傳俱一味攪破菜園耳

煎茶賦

黃魯直

沟沟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賞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渾苦口利病解膠滌昏未嘗一日不放著而策茗苑之勲者

也余嘗為嗣直淪茗因錄其滌煩破睡之功為之甲乙建溪如割雙井如霽日鑄如鎔其餘舌則辛螯甘則底滯嘔酸寒胃令人失睡亦未足與議或曰無甚高論敢問其次涪翁曰味江之羅山嚴道之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之納溪梅嶺夷陵之壓磚邛之火井不得已而去於三則六者亦可酌克褐之甌淪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瘴氣莫甚於茶或濟之塩句踐破家滑竅走水又况雞蘇之與胡荽涪翁於是酌岐雷之醪醴參伊聖之湯液斲附子如博投以熬葛倦之聖去毅而用鹽去橘而用薑不奪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倉而堅作疆於是有胡桃松實養摩鴨脚教賀葉蕪水蘇甘菊既加臭味亦厚賓客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發揮其精神又益於咀嚼蓋大匠無可棄之才太平非一士之略廢初貪味雋求速化湯餅乃至中夜不眠耿耿既作温齊殊可憂歎如以六經濟三尺法雖有除治與人安樂賓至則煎去則就榻不游軒后之華胥則化莊周之蝴蝶

古詩

修貢顧渚茶山作

唐袁高

禹貢通遠俗始圖在安人後主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奸佞者因茲欲
求神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黎叟輟農桑採
掇實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拥膏上歌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
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為不春陰嶺牙未吐使曹牒已煩心爭
造化先走杖藜鹿均選納無日夜擣聲昏繁晨叢功何枯樞府視彌傷神
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周迴繞天涯所獻惟艱勤况減卉革用兼茲困
疲民未知拱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有慙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
憤何由申

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

劉言史

粉細越筴芽野煎寒溪瀆恐乖靈草性觸事皆手親敲石取鮮火撒泉辟
腥鱗爨爨爨風鐺拾得墜菓新紫色既爽別浮盃亦慙勤以茲委曲靜求
得正味真宛如摘山時自歎指下春湘毫泛輕花滌盡昏渴神此遊樞醒
趣可以話高人

北苑共五首

蔡君謨

蒼山走千里斗落分兩臂靈泉出池清嘉卉得天味入門脫世氛官苦真
傲吏

茶壠

造化曾無私亦有意所嘉夜雨作春力朝雲護日車千萬碧天枝戢七袖
靈芽

採茶

春衫逐紅旗散入青林下陰崖喜先至新苗漸盈把競携筠籠錦更帶山
雲寫

造茶

糜至寸陰間得金新範裏規呈月正圓勢動龍初起出焙香花全爭誇火
候是

試茶

兔毫紫甌新解眼清泉煮雪凍作成花雲閑未垂縷願尔池中波去作人

間兩

問大治長老乞挑花茶栽東坡

蘇子瞻

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初緣厭肉梁假此雪昏憊嗟我五畝園桑麥苦
蒙翳不令守地閑更乞荼子藝飢寒未知免已作火飽計庶將甬有無農
末不相矣春來凍地裂紫筍森已斂牛羊煩訶叱筐筥未敢睨江南老道
人齒髮日夜逝他年雪滿堂尚記挑花裔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盧仝

日高交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綃斜封三道印
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闕月團三百片問道新年入山裏蟄虫驚動春風起
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瑠先春抽出黃金芽
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
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疑拭面
一椀喉吻潤二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唯有五字五字卷四椀發輕汗平
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喫不得也唯覺

腋背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山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下羣仙司下
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運在巔崖受辛苦便為諫議
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

石園蘭卷試茶歌

劉禹錫

山僧後檐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宛然為客振衣起自傍芳叢摘鷹嘴
斯須炒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驟雨松聲入鼎來白雲滿梳花徘徊
悠揚噴鼻宿醒散清峭徹骨煩衿開陽崖陰嶺各殊氣未若竹下莓苔地
炎帝雖嘗不解前桐君有錄那知味新芽連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頃餘
木蘭墜露香微似瑤草臨波色不如僧言靈味宜幽寂采采翹英為嘉客
不辭緘封寄郡齋甌井銅鑪損標格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
欲知花乳情冷味須是眠雲跂石人

和章岷從事鬪茶歌

范希文

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水微開溪邊竒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
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雲去露芽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

終朝采掇未盈擔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方圓中磨
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鬪美鼎磨雲外首山銅甌携江上中瀝水
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鬪茶味芳輕醞鬪茶香芳薄蘭芷
其間品第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輪同降將無窮耻
吁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嗜前賞衆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
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聞雷霆盧仝敢不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
中焉知無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千萬成
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風飛君莫羨花間女郎只
鬪草嬴得珠璣滿斗婦

嘗新茶呈聖俞

甌陽求叔

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人情好先務取勝百物貴早相矜夸年窮
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蛇夜聞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咸呀萬木
寒癡睡不醒唯有此樹先萌芽乃知此爲最靈物宜其獨得天地之英華
終朝採摘不盈掬通犀鑄小圓復公鄙哉穀兩槍與旗多不足貴如刈麻
建安大小急寄我香弱包裹封題斜泉井器繁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嘉
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來遠從天涯停匙側盞試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
可吟俗夫把全錠猛火炙背如鰕蟇由來真物有真賞坐逢詩老頗咨嗟
頃更共起索酒飲何異奏雅終唾哇

煎茶歌

蘇子瞻

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隨颼飛雪輕
銀瓶瀉湯誇第二未識古人煎水意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
活火發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我今貧病
常苦飢分無玉盃奉蛾眉且學公家作茗飲塲炉石銚行相隨不用撐腸
拄腹文字五千卷但頌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

謝送碾壑源揀芽

黃魯直

蕭雲從龍小蒼壁元豐至今人未識壑源包貢第一春相奩碾香供玉食
霄思殿東金井爛甘露薦瓊天開顏橋山事嚴尤百局補衣諸公省中宿
中人傳賜夜未央雨露恩光照宮燭右丞似是李元禮好事風流有涇渭

肯憐天祿校書郎親敕家庭遺分似春風飽識太官手不慣舊儒湯餅腸
搜攬千年燈火讀令我肯中書傳香已成應門老馬走客來問字莫載酒
以小團龍及半銚贈無咎并詩用前韻為戲

黃魯直

我持玄珪與蒼璧以暗投人渠不識城南窮巷有佳人不索賓即常宴食
赤銅茗椀兩班班銀粟翻光解破顏上有龍文下碁局探囊贈君諾已宿
此物已是元豐春先皇聖功調玉燭鬼子肯中開典禮平生自期莘與
渭故用澆君磊隗肯莫令鬢毛雪相似曲兀蒲團聽煮湯煎成車聲繞羊
腸雞蘇胡麻留渴荒不應亂我官焙香肌好瓢壺鼻雷吼幸君飲此勿飲
酒

東坡讀羊腸之句曰黃九恁地恁得不窮

雙井茶送子瞻

黃魯直

人間風日不到處太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
我家江南摘雲腴洛磴霏霏雪不如為君喚起黃州夢歸載扁舟向五湖
謝木輶之舍人分送講筵賜茶

楊廷秀

吳綾縫裏染菊水壺砂塗印題進字簿熙錫貢新水芽天珍誤落黃茅地
故人鸞渚紫微郎金華講徹花草香宣賜龍焙第一綱殿上走趨明月瑤
御前啜罷三危露滿袖香煙懷壁去歸來拈出兩蜿蜒雷電悔宜驚破柱
北苑龍茶內樣新銅園銀範鑄瓊塵九天寶月霏五雲玉龍雙舞黃金鱗
老士平生愛煮茗十年燒穿折脚鼎下山汲井得甘冷上山摘芽得苦梗
何曾夢到龍遊窠何曾夢喫龍芽茶故人分送玉川子春風來自玉皇家
煨圭椎壁調冰水烹龍苞鳳搜肝髓石花紫笋可衙官赤印白泥牛走尔
故人氣味茶樣清故人風骨茶樣明開緘不但似見面叩之咳唾金石聲
麴生勸人墮巾幘睡魔遣我拋書冊老夫七梳病未能一啜猶堪坐秋夕

澹菴坐上頭上又分茶

楊廷秀

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蒸水老禪弄泉手隆興見春新玉瓜
二者相遭兔甌面恹恹奇奇真善幻紛如擘絮行大空影落寒江能萬變
銀瓶首下仍瓦高注湯作字勢嫖姚不須更師屋漏法只問此瓶當響答
紫微仙人烏角巾喚我起看清風生京塵蒲袖思一洗病眼生花得再明
漢鼎難調要公理策勳茗椀非公事不如回施與寒儒歸讀茶經傳衲子

律詩

北苑焙新茶

丁公言

北苑龍茶者其鮮的是玳四方惟數此萬物更無新纔吐微茫綠初沾少
許春散尋紫樹適急採上山頻宿葉寒猶在芽芽冷未伸茅茨溪口焙籃
籠雨中民長疾勾萌折開齊分兩勻帶煙蒸雀舌和露蒸龍鱗作貢勝諸
道先嘗祗一人緘封瞻闕下郵傳渡江濱特旨留丹禁殊恩賜近臣啜將
靈藥助用與上尊親頭進英華盡初烹氣味真細香勝却麝淺色過於筠
顧渚慙投木宜都愧積薪年年院供御天產壯既闕

以潞公所惠揀芽送公擇次舊韻

黃魯直

慶雲十六升龍樣國老元年密賜來披拂龍紋射牛斗外家英鑒似張雷

奉同公擇作揀芽詩

赤囊燕上雙龍壁雙背小園亦揀芽則雙龍

曾見前朝盛事來想得天香隨御所

延春閣元豐味作道轉春雷

今歲官茶極妙而難為嘗昔者戲用雷字韻復作兩詩

黃魯直

雞蘇狗蠶鞋同味懷取君恩歸去來青箬湖邊尋陸顧白蓮社裏覓宗雷
乳花翻梳正眉開時苦渴羗行熱來知味者誰心已許維摩能默語如雷
又戲為雙井解嘲

黃魯直

山芽落磴風回雪曾為尚書破睡來勿以姬姜棄顧額逢時瓦釜亦鳴雷

奉同六舅尚書詠茶碾煎烹三首

黃魯直

要及新香碾一盃不因傳寶到雲來碎身粉骨方餘味莫厭去喧萬壑雷
風炉小鼎不須催魚眼長隨蟹眼來深注寒泉收第一亦防枵腹爆乾雷
乳粥瓊麈霧脚回色香未觸映根來睡魔有耳不足掩直拂繩來過疾雷
和曹彥輔寄壑源試焙新芽

蘇子瞻

壑源與北苑縷三里餘其茶其香特在諸私焙之上

仙山靈雨濕行雲洗滌香肌粉末 明日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林春
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律茗似佳人

詩話

會湖常景上

唐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第二鏡之間當采茶時兩郡守畢至窠為盛集曰樂天守姑蘇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寄詩云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鍾俱遶自盤下中分兩州界後前合作一家春茗儒

雀舌下材

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穎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木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唯牙長為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穎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為品題予山居有茶論嘗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此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

論槍旗

荆公送元夢詩云新茗齋中試一旗世謂茶之始生而嫩者賜為一槍寢大而開謂一旗過此則不堪矣荆公博學多聞豈自有所稽而非淺陋之能察也塵屯

茶用薑薑

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著更謗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可東坡志林

雜著 以下係水品

水錄

張又新

仁宗時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遇陸鴻漸謂曰陸君善茶天下所聞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何可輕失乃命軍士信謹者挈瓶操舟深詣南零陸潔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者使稱不敢給既而傾諸盆至半遽止又以杓揚之曰此南零者矣使蹶然駭服曰其自南零齋至岸舟盪半懼其馱挹岸水以增之處士之鑿神鑿也李大驚陸又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自命吏占而次第之

大明水記

歐陽永叔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

流者上源湧湍激勿食食以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入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為煎茶水記始云劉伯翳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為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為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翳少楊子江為第一惠山石泉為第二虎立石泉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泉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翳子峽蝦蟇口水第四虎立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楊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下瀑布第八桐相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南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溪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十丈瀑布水第十七柳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十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紅水居山水上井上居江水上皆與陸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耶其述羽辨南零岸水性誕其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為說別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為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滯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眾雜聚故次山水

閩茶說

唐子西

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後序稱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鑄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與為固不可知就今識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也哉今吾提瓶走龍塘無數千步此水宜茶昔人以為不減清遠峽而海道趨建安不數日可至故每為新茶不過三月至矣

焦子之求惠山泉詩

蘇子瞻

茲山定空中乳水滴其腹過隙則發見臭味實一簇淺深各有值方圓隨所蓄或為雲涵湧或作線斷續或鳴空洞中雜佩間琴筑或流蒼石縫宛

轉龍虔定餅鑿走千里真偽半相續貴人高宴罷醉眼亂紅綠赤泥開方
印紫餅絕圓玉傾甌共歎賞竊語笑童僕豈知泉上僧盃酒自拈掬故人
憐我病窮籠寄新馥欠伸北窓下晝睡美方熟精品厭九泉願子致一斛
余愛玉女河水破竹為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為往來之信謂之

調水符

前人

欺謾久成俗關市有棄繻誰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人辨淄澠皎若鶴
與鳧吾今既謝此但視符有無常恐汲水入智出符之餘多防竟無及棄
置為長吁

惠山泉

黃魯直

錫谷寒泉隨石俱

隨音安蓋取井旁數小石置瓶水溢水不濁

併得新詩萬尾書急呼烹鼎供

茗事澄江急雨看跳珠是功與世滌臃腫今我一空常宴如安得左轡箕
頽尾風爐茗卧西湖

律詩

陸羽茶井

王元之

甃石封谷百尺深試今嘗味少知音惟餘半夜泉中月留得先生一片心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三

建安祝穆和父編

燕飲部

御宴

羣書要語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酒食宴樂需卦王燕則諸侯毛禮宮酒
以黃帕封故謂之黃封酒雜志

詩

蕭曹拱御筵杜遠厭天庖鮮坡珍熟具太官坡紫駝之峯出翠金杜

御厨絡繹送八珍杜侍臣鶴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坡上尊御食傳

恩光陸放翁九天日月開清宴揚誠齋

古今事實

鎬京之宴

武王詩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鹿鳴之宴

成王詩鹿鳴燕群臣嘉賓也

湛露之宴

成王詩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雒陽宮之宴

高帝置酒雒陽宮上曰通侯諸將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
所以失天下何高起王陵對曰云云上曰張良蕭何韓信三者皆人傑吾
能用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群臣悅服

未央宮之宴

九年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為太上皇壽
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熟與仲多殿
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沛宮之宴

十二年上破布還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
百二十人教之飲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
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慨傷懷泣數行謂
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為
朕湯沐邑

長樂宮之宴

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叔孫通與弟
子共起朝儀為絛蕞野外晉之會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迺令群臣隸習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
酒無敢誼譁失禮者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

賦詩奪錦

唐武后遊龍門命群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左史東方虬詩先成設拜賜
坐未安宋之問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錦袍衣之其詞
曰宿雨霽氛流雲度城闕

雨中錫宴

太祖大宴雨暴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

只是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此時雨難
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宴樂 太祖大喜宣令雨中作樂宣勸滿飲盡
歡而罷賈氏談錄

賜宴問酒價

真宗皇帝嘗曲宴群臣於太清樓君臣懽笑無間忽問鄴沽尤佳者何處
中貴人以實價對之 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惟丁晉公
奏曰唐酒每斗三百 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之詩曰速來相就飲
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斗三百上大喜曰甫詩可為一時之史王
壺清話

誤食釣餌

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堞盛釣餌樂置几
上安石食之盡明日謂宰輔曰王安石詎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
食之盡不情也聞見錄

賜酒辭醉

寇準在中書多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關苛留之畏謹者其懼李宗諤嘗
於門扉下竊出得馬而走後為修宮使恩顧漸深一日召至玉宸殿賜酒
宗諤堅辭以醉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中不須從門扉下出金
披遺事

伶人譏賦詩

賞花釣魚賦詩往往宿製天聖中求興軍進山水石因命賦山水石歌出
於不意多荒惡者中坐優人入戲各執紙筆若吟詠狀一人忽仆於石上
曰數日來作賞花釣魚詩準備應制却被這石頭擦倒明日降出詩令中
書銓定內鄙惡者與外任范蜀公東齊遺事

古今文集

古詩

古樂府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徒
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塵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以等期

芙蓉池作

魏文帝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
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
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無光采五色一何鮮
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游快心意保已終百年

筵篋引

曹植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厨辨豐膳烹羊宰肥牛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
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也君子德馨折欲何求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適
生在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公讌

曹植

公子愛敬客終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
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
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飄飄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公讌

王粲

昊天隆豐澤百卉挺歲蕤涼風徹蒸暑清雲却炎暉
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榭嘉肴充圓方也旨酒盈金壘
管絃發徽音曲變清且悲合坐同所樂但慙孟行遲
嘗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
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遠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
願我賢主人與天享魏也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公讌

劉植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翔翔
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
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
靈鳥宿木齋仁獸游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
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錫宴日作

韓渥

是歲大稔內出金帛賜百官充觀稼宴學士院別賜越綾百

匹委京局勾當後宰相一日宴于興化亭

玉銜花馬踏香街詔遣追懽綺帶開中使押從天下去外人知自日邊來
臣心淨比漪漣水聖澤深於滌瀨堆纔有異恩頒稷契已將優禮及鄒枚
清商適向梨園降好妓新行峽雨回不敢通宵離禁直晚棄殘照入銀臺
仁宗皇帝後苑賞花釣魚御製詩

晴旭暉上苑藥開氤氳花氣好風來游絲罥絮繁行仗墮藥飄香入酒盃
魚躍紋波時潑刺鶯留深樹久徘徊青春朝野方無事故許歡遊待從陪

和

韓琦

花簇香亭萬朵開瓊輿高自九關來輕陰閣雨留天仗寒色留春送壽杯
仙吹徹雲終縹緲恩魚逢餌幾徘徊曾參二十年前會今備台司得再陪

和

鄭獬

輦露鮮雲五色開一聲清蹕下天來水光翠繞九重殿花氣濃薰萬壽杯
繡幕煙深紅會合文竿風引綠徘徊蓬山絕景無人到詔許群仙盡日陪

和

王安石

綉檻晴雲拂曉開傳呼仙仗九天來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送玉杯
宿藥暖吞風浩蕩戲鱗清映日徘徊宸章獨與春爭麗恩許齊歌豈易陪

又

藹藹祥雲輦路晴傳呼萬歲雜春聲蔽虧玉仗宮花密映燭金溝御水清
珠藥受風天下暖錦鱗吹浪日邊明從容樂飲真榮遇願賦嘉魚頌太平

不與賜燕

楊文公為光祿丞後苑賞花宴不得預以詩貽諸館閣曰聞戴宮花滿鬢
紅上林絃管得重瞳蓬萊咫尺無由到始覺仙凡迥不同 太宗皇帝聞
之乃詰所司以不召之故左右皆曰以未貼職例不得召即命直集賢院

遂預晚宴 灑水燕談

不許與燕

翰林學士李宗諤以京官帶職赴內宴閣門拒之獻詩曰戴了宮花賦了
詩不容重覩赭黃衣無聊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下第歸 太宗覽詩即
宣赴坐後遂為例雖選人帶館職亦同赴宴 青箱雜記

以詩為戲

草聖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釣魚賦詩自趙元昊拔西
階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 仁宗為修故事群臣和御製詩是日微寒韓
魏公時為首相和詩卒章云曾參二十年前會今備台司得再陪時內侍
都知任守忠常以滑稽侍上從容曰韓琦譏陛下 仁宗愕然問其故守
忠曰譏 陛下遊宴太頻 仁宗為之笑

應制稱旨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日臨池久而御釣不食丁晉公謂
應制詩曰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 真宗稱賞羣臣以為莫
及

詩有所祖

仁廟嘉祐中賞花釣魚介甫以知制誥預未坐帝出詩示羣臣次第屬和
傳至介甫日將夕矣亟欲奏御得披香殿字未有對時鄭毅夫辭接帝顧
介甫曰宜對太液池故其詩有云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送玉杯

日都下盛傳王舍人竊柳詞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介甫頗樹之 復齋謾

錄云余讀唐上官儀初春詩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乃知荆公取儀詩

豈謂柳詞耶 西清詩話

伶人譏和詩難

仁宗賞花釣魚宴錫詩執政諸公泊禁從館閣皆屬和而徘徊二字無他
義諸公進和篇皆押徘徊再坐教坊雜戲為數人尋訪稅第至一宅觀之
至前堂之後問所以曰徘徊也又至後堂東西序亦問之皆曰徘徊也一
人笑曰可則可矣徘徊太多 韓魏公語錄

酒 禁釀附

羣書要語

麴一作酒母也醱生衣也二熟麴也麩牙米也醴酒一宿熟
也醪汁滓酒也酎三重之酒也醕薄酒也醕旨酒也 說文酒

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 釋名 若作酒醴爾為麴麩 說命 十月穫稻為此

春酒 七月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物一曰汎齊二

和韻拘強少
以此類直解
為佳也

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醢齊五曰沉齊又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周禮漢武帝立酒泉郡有井水色白有酒氣故名本記清酒百壺燕齊酒既和旨賓筵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有酒如池如澠左傳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秦紀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順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老百福之會非酒不行漢食貨志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王

舜詔銷憂者莫若酒東方朔傳酒為歡伯除憂樂集真易
詩浮蟻對春開庾信濁醪有妙理杜鵑兒黃似酒杜山杯竹葉春杜坐開桑落酒杜齋釀寒更醇曾不故香醪如密甜杜一杯春酒甘若飴韓

古今事實

儀狄造酒

昔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乃絕旨酒戰國策

魯酒薄

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一日與趙俱獻酒於楚王王主酒吏以魯薄酒易趙厚酒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

葡萄酒

漢大宛國造葡萄酒實殖傳唐憲宗遣使賜季絳葡萄酒本傳

九醞酒

漢制以正月旦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醞一名醇酎西記雜記

漢賜上尊

漢賜丞相上尊儒米一斗為上尊稷為中粟為下

酉日不飲

杜康善造酒以酉日死故酉日不飲酒會客論畧

從事督郵

相温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蓋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葦縣從事謂到齊下督郵言葦上

清聖濁賢

鮮于輔曰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許見醜飲門

佳名

齊釀

劉弘字季和都督荊州下教曰酒室中云齊中酒廳事酒狼酒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別

兵厨善釀

阮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

白墮善釀

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飲者醉不能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賈酒之藩逢盜劫酒飲之皆醉被擒因名捨妓酒洛陽伽藍記

賜桑落酒

晉宣帝時羌人來獻桑落酒故九月賜百寮飲蓋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葡萄來獻世說

釀千日酒

劉玄石善飲或飲以千日酒歸醉不醒以為醉死葬之與酒者往諭其家共發冢示之至日忽醒而起無恙中山有千日酒飲之昏醉輒千日

十年不敗

煬帝造玉薤酒十年不敗龍城錄

待詔樂酒

王績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三升或問待詔何樂答曰美醞三升差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号斗酒學士

著酒經

焦革善釀革死王績追述其法以為經又宋儀狄杜康以來善造酒者為譜

麴生風味

兼法喜居玄真觀嘗有朝士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一美措傲睨直入稱麴秀才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末席抗声詳論良久暫起法喜曰此子突入詞辯如此豈非魑魅為惑俟其復至密以小劔擊之應手墜于階下化為麴榼一座驚懼遠視乃一瓶醲醞咸笑飲之其味甚佳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唐開元記

椎酒牀

彭任聞富彥國當使不測之虜憤七推酒來拳皮裂老蘇送石昌言北使
搜私釀以下係禁釀

趙廣漢為京兆突入博陸侯霍禹第門索私釀酷椎破壚壘斧破門闕
表置酒禁

曹操以年飢兵興表制酒禁孔融書爭之融因得罪徐邈私飲至於沉醉
操怒罰之

蜀旱禁釀

蜀簡雍拜昭德將軍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時天旱禁釀
酒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罰雍與先主游觀見男女行道謂
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甚具與欲釀
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滑稽皆此類

古今文集

雜著

陸諤傳

唐子西

陸諤齊城人少與壺子商君相友善約先貴无相忘已而壺子任太常商
君任主爵都尉通顯矣而諤方青州為從事壺商等上疏曰臣等亡狀蒙
陛下器使待罪九卿自非得天下賢聖與之同升則非但無以副陛下傾
渴而臣等亦自不滿臣友麴城陸諤者卒世莫能測其為人以為剛又無
虐以為柔又有立文雅醞藉號為醇儒至論全身保家活國安天下則又
似謀臣策士往時袁盎相吳王驕日夕數陷害二千石盎用其兄子種計
與諤厚善卒賴其力得脫虎口以歸此全身之道也呂太后時群臣動見
覆族呂須諛陳平曰平為相非治事專從諛戲婦女太后聞之私獨喜而
平得以全其宗此保家之效也河南獻王修德為仁義天子不悅王懼日
夜與諤語不厭相事幾廢而民間作畫二之歌此安天下之效也臣聞王
者尊有德進有功今諤既賢聖而上自朝廷郊廟燕享下至田里冠昏聚
會諤未嘗不在其間功效不為後人而位青州從事薄空置臣亡益上從
其言遣壺子持節召諤至見上歡甚是日拜諤光祿勳頃之封醴泉侯食
千戶諤歎曰生我者天地成我者壺商也二人既薦諤以身下之然上每

念謂輒并召二人詣卒謚懿侯子醇嗣至曾孫醜不肯以罪廢國除謂既沒二人亦斥跡不復召用云

太史公曰漢興陸賈以辨說游公卿間名聲籍甚為太中大夫以壽終而謂復以德業位九卿賜爵列侯傳國數世陸氏之先豈有天祿哉

洞庭春色賦并引

蘇子瞻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班卒囊棄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嫻兮春風泛天宇兮清閑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澗携佳人而往游勤霧鬢與風鬢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揉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管忽雲蒸而水解旋珠零而涕潛翠勺銀鬢紫絡青編隨厲車之鵠夷欵木門之銅環分帝觴之餘溼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及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竅醉夢紛紜始如鬚蜜鼓包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閣卧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淙追范蠡於渺茫弔夫差之惇鰥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舜袖之弓彎竟而賦之以授公子曰烏乎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為我刪之

中山松醪賦

蘇子瞻

始予宵濟於衡漳軍徒涉而夜號燧松明以記淺散星宿於亭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中之寸明曾何異於束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噀構厦其已遠尚築石之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尔灰燼之中免尔螢燭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肘澤於煎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声之嘈嘈味其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葡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内府之烝羔酌以瘦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竟天刑之可逃投柁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游遨跨超峯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

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槩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哺毀其醜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古詩

生酒歌

楊庭秀

生酒清於雪。煮酒赤如血。煮酒不如生酒烈。煮酒只帶煙火氣。生酒不離泉石味。石根泉眼新。汲將麩米釀。出春風香。坐上猪紅間。熊白甕頭鴨綠。變鵝黃。先生一醉万事已。那知身在塵埃裏。

律詩

竹葉酒

楊廷秀

宜城九釀酒。號竹葉酒。

楚人汲漢水。釀酒古宜城。春風吹酒熟。猶似漢江清。舊前人在丘墳。應已平。唯餘竹葉麩。留此千古情。

茅柴酒

韓子蒼

三年逐客卧江臯。自與田工釀小槽。飲慣茅柴酒。苦硬不知如蜜有香膠。

新釀桂酒

蘇子瞻

搗香篩辣入餅盆。盎上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城社甕。招呼明月到芳樽。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爛煮葵羹斟桂醑。風流可惜在蛮村。

真一酒

蘇子瞻

米麥水三一而已。此真一酒法也。

撥雪披雲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主。稻垂麥仰陰陽見。器潔象新表裏清。曉日着顏紅有暈。春風入髓散无声。人間真一東坡老。與作青州從事名。
詩話

郟筒酒

郟縣人剝竹傾春醲於筒。閉以藕絲苞。以蕉葉信宿。馨達於竹外。然後斷之以獻。號為郟筒酒。故杜詩云。酒憶郟筒不用酤。

桑落酒

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故號桑落酒。使信詩。蒲城桑落酒。後史補。

第二句可
信善狀

妙語

洞庭春色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色香味三絕故東坡詩云去年洞庭春香露常
手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瓶間香浮半盞光
照檻牖要當立名字未可問升斗應呼釣詩釣亦號掃愁須君灑
盃盞我談天口雜著係禁醖

辨禁私醖書

曹操欲製酒禁孔融與操書云天垂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竟不
千鍾无以建太平孔非百榷无以堪上聖獎會解元鴻門非鍾酒
无以奮其怒趙之斯養東迎其主非色酒无以激其氣高祖非
醉斬白蛇无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開中興爰盃非
醇醪无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无以決其法故鄴生以高
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鋪糟歎醜取困於楚由是酒荷負於
政哉

酒器

羣書要語

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一
石曰壺五斗曰甔禮器注梓人為飲器爵一升獻以爵而酬
以觚冬官飲玉爵者弗揮曲禮洗爵奠斝行葦朋酒斯饗注兩樽曰朋七
月瓶之罄矣維壘之恥注瓶小而壘大象我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
不已今之陽燧樽崔浩音義

詩句

山盃捧竹根庾信 醜顏傾鑿金落韓聯句 誰能載酒開金盞杜
指點銀瓶索酒嘗社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 酒滴真珠紅李賀 鴉鵲約鸚鵡盃
百
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盃李白 愁裏酒盃浮大白楊大年 佳人斗
南北美酒玉東西山谷 酒酣金盞照東西曾

古今事實

歷代之尊

泰山有虞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也著商尊也犧象周尊也明堂位
犧象尊著尊壺尊泰尊山尊皆有壘司尊彝犧象二尊全刻牛象之形鑿
其背以為尊三禮圖

三代之爵

夏后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 明堂位

金壘

卷耳后妃之志也知臣下之勤勞詩云我姑酌彼金壘注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列為雲雷之象謂之壘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

兕觥 見罰酒門

大斗

周成王行葦詩酌以大斗

白獸樽

正旦元會設白獸尊於闕庭蓋上設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尊飲酒按禮白獸尊乃杜舉遺式也示无忌憚也 晉禮志

三爵命名

晉劉表有酒爵三大曰伯雅七升次曰仲雅六升小曰季雅五升

羽觴

王羲之蘭亭序羽觴隨波

舉白 又見罰酒太白注

文選云飛觴舉白蓋酒器也

酒船

畢卓嘗曰得酒滿數百斛船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

金叵羅

齊著作郎祖珽有文章而疎率無行嘗因宴失金叵羅後於珽髮上得之近世以洗為金叵羅若果為洗其可置之髻上未知果何物也 聞見錄

鴛鴦盞

唐張易之與李迥同飲以鴛鴦盞一雙共飲取其常相逐也 雞距集

偏提

唐元和間酌酒謂之住子後仇士良惡其名同鄭注乃去其柄安繫名曰偏提 謝馮事類

酒器七品

李道之有蓬萊多羅海山螺舜仙螺匏子色慢卷荷金蕉葉玉蟾兒蓬原記

荷盃

李宗閔暑月臨池以荷為盃語林

玻璃盃

太真妃持玻璃七寶盃酌葡萄酒樂史李太白後序

酒甌

蜀中有酒器名酒甌詩人所謂酌以大斗遺制象北斗有甌柄

酒盞見酒門麴生注

誤碎玉盃見德量門

銀酒海

葉鈞大宴有裴弘泰後至罰以坐上小爵至觥船飲皆竭隨即置器于懷有銀海受一斗一飲而盡踏其海卷抱之索馬徑去乾熙子

玉蓮盃

有玉永年娶宗女監金儼書庫嘗置酒延賓下榻繪於室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酌酒以飲下繪謂之白玉蓮花盃後永年盜庫書下獄引下繪受饋俱落職東軒筆記

蕉葉盃

東坡云吾兄子明飲酒三蕉葉吾少時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志林

婪尾盃詳見燕會門

蘇鷄云今人以酒巡匝為婪尾又云婪貪也謂處於座未得酒既貪婪故宋景文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灯前婪尾盃而樂天詩三盃藍尾酒但改婪為藍耳

不好珍器

杜祁公享客多用採器客有面称歎曰公嘗為宰相清貧乃尔耶公命侍人尽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衍非之此雅不自好耳然祁公好施亦卒不畜也家塾記

借珍器不還

胡旦大監出知明州同年董儼給事知揚州延留甚歡入後館出姬待宴
豆皆上方珍器旦曰人生會合難得來日能枉駕散舟數杯可乎又曰珍
器家貧未識可略假借夸示妻孥否董以巨奩貯送至舟中明日不告
而去後乃送還之 玉壺清話

古今文集

雜著

題魏府藏趙公飲器

朱元晦

趙公飲器魏府藏我思兩公愛其崇惟魏子孫宝无數敬奉其盈如弗克
平陵朱某拜乎刻

古詩

寄崔立之

韓愈

我有雙飲酸其銀得朱提 前漢朱提銀其直貴 黃金塗物象雕鐫妙工倕乃令千里

蘇么蘇微各蝨斯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渺野草花葉細不辨宝氣施綿七

相糾結狀似環城陣四隅芙蓉樹擢豔皆倚上 鯨以具居狀失所逢百羅

月以喻夫道備勉勵莫虧草木明覆載知臭香榮萎愿君恒御之行止親

燧觸異日期對幸當如合分支

獨酌試藥玉盞有懷諸君子明月望夜月庭住景不可失作詩

招之

蘇子瞻

鎔鈇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為酒杯規模定州窰荷心雖淺挾鏡面良
渺渺持此壽佳客到手不容辭曹侯天下平定国豈其師一飲至數石温
克頗似之風流赴王孫詩酒屢出奇喜我有此客玉盃不容施請君法歐
陽問疾來何遲呼兒掃月榭扶病良及時

次韻蘇公獨酌試藥玉盞

陳无已

仙人棄餘糧玉色已可欺小試換骨方價重十冰甕灌以長白虹渺若江
海渺浮之端不惡峯者不可辨但愧聞道晚早從鴈門師律部无明文可
復時中之汝陽佳少年二十出六奇家有持盃手兩好當一旋風吹酒面
交月度杯心遲百年容有命一笑更須時

柳子酒榼

張安國

矮胡生南方託家碧山崖採擇供貢能扶持上天街愧此意慙姿欲售久未詣道傍麴先生風味固自佳逢渠即傾蓋翰寫能開懷剗削出光采規繩去故密金玉豈足貴膠漆真吾儕客來有嘉招二士往必借姿姿止坐隅供饋煩金釵矮胡雖未強醇德真无涯虛心實其腹居然外形影微物幸見用棄置理則乖毛穎有封國陶甄薦欽柴大藥起世病炮燔及根芽愿子自洗濯勿受塵埃埋暇日肯相從醉經坐高齋

律詩

瓦盆

杜甫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領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絲同卧竹根

揚君喜我梨花盞去恣初無注酒魁耀矮金壺肯特送櫻赤殘翡翠更傳杯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三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四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燕飲部

送酒

何少贈之清酒百壺詩

羣書要語

詩句誰分銀榼送清醇

古今事實

載酒問字

楊雄家貧嗜酒入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問奇字

投醪飲河

昔者良將用兵人有饋一單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河而飲之夫單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為之死非滋味及之也黃石公記

半道送酒

江州刺史王弘欲識淵明而不能致淵明嘗往庐山弘命淵明故人寵通之賚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迂也

餉酒易水

晉孔嚴祖父弈為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入門弈遙曰餉吾兩鬢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果是水或問何以知之弈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求酒送溲

宋臧質在盱眙太武自廣陵還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攻圍三旬不下乃去

嗜酒自娛

唐元德秀罷魯山令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墻垣為鑰無僕妾歲飢或不饜嗜酒陶然彈琴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為酣飲

詠稱飲酒

李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酒掃今夜共進先生來有人遺美酒會有客至乃白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未畢門者曰其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略無忤色國史補

古今文集

律詩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

杜甫

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伶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吏跌而亡之戲作

小詩問之

蘇子瞻

白衣送酒舞淵明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空煩左手持新蟹謾庶東籬嗅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餉春耕

謝人寄酒

舊香餘味寄黃封厭見紅泥滿眼紅千乘莫從公子後百壺能為故人東

沽酒

羣書要語

無酒酤我伐木

詩句美酒斗十千文選鄰人有美酒雜子夜能賒杜僮僕來城市瓶中得

酒還杜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杜憶與高李輩為覓酒家壚杜論交入

酒壚杜顏公三十萬盡付酒家錢李白且願得志速相就牀頭常有沽酒

錢宋鮑昭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

百青銅錢杜偏及符酒債尋常行處有杜村落家家有濁醪青旗招客醉

祇凋荆公慙無白水真人分難致青州從事來右山拂帽村帘誇酒好為

吾聊解一瓢香山谷自遣赤脚沽春釀山谷

古今事實

沽酒不食

孔子沽酒市脯不食

初推酒酤

漢武帝漢二年初推酒酤

開壚賣酒

王莽時魯唐言請法古今作酒開壚以賣通典

當壚滌器

司馬相如與卓文君臨邛賣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與傭保雜作滌器

賣傭酒家

桑布賣傭於齊為酒家保

便了不沽酒見奴僕門

叱奴沽酒

劉寬嘗坐客遣蒼頭市酒適又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更遣

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惧其死也

東觀漢記

千文一斗

孝靈未百司酒酒千文一斗典論

欠人酒債

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常醉屢欠酒緡人皆笑之濟恬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貨此緡袍償之

賒酒約還

吳潘璋字文章性傳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債當還

杖頭掛錢

阮宣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本傳

醉鄰婦側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既醉便氏婦側夫不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金貂換酒

阮孚為富侍以金貂換酒為有司所彈○賀知章一見李白呼為謔仙人以金龜換酒與之共飲燕言

悉送酒客

劉延之與淵明情欲延之為始安郡經過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為送酒家稍當取酒○唐陽城為諫議大夫每約二弟吾所湊入而可度食米錢得薪菜益幾錢先具之餘悉送酒家無留也

過黃公壚

王戎為尚書令看公服過公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壚自嵇阮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視此雖近貌若山河世說

受酒酤賣

後魏鄭羲為西兗州刺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畜怪人有禮餉者不與不酒肉西門愛羊酒東門酤賣之

停車詣酒壚

齊謝幾卿性通脫為尚書左丞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自若

命酒獨酌

馬周字賓王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異之

飲于市肆

仁宗在東宮魯簡肅公宗道為諭德一日 貞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入白乃與公約曰上在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中使嗟歎而去 貞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 貞宗問卿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 仁宗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 歸氏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張仲吉綠陰堂記

黃曾直

嘉陽張仲吉寓舍於焚道以酒壚為家產若朝夕汲汲於罌罍中之醜惟不足及能種花養竹閑閑於林下之樂宜有餘其子寬夫又從子學故子數將諸生過其家近市而有山林趣花竹成陰啼鳥鳴蛙常與人意相值或時把酒至夜漏下二十刻雲陰雷風與諸生衝雨踏泥而歸諸生從余未嘗有厭倦焉則仲吉父子好事喜賓客可知也今蒙恩放還去此有日矣故當游息之樂使工李壽刻之綠陰堂上使後之不及與余同時者得觀焉

設法賣酒

設法賣酒所在官吏遂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為害教而必為之碎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誘引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為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為之上下不以為恠不知為政之過且民之有財亦頂上之人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為有甚於鞭笞矣 揚龜山語錄

酒肆旗望

今都城及郡縣酒務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為之蔽者隨其高卑小大村店或挂瓶瓢標箭桿唐人多詠於詩然其制蓋自古然矣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榘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於酸所謂懸幟者此也容齋隨筆

古詩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醉歌行又云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甌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酒肆行

韋應物

豪家沽酒長安陌一日起樓高百尺碧疏玲瓏含春風銀題綵幟邀上客迴瞻丹鳳闕直視樂遊苑四方稱賞名已高五陵車馬無近遠晴景悠揚三月天桃花飄俎柳垂筵繁絲急管一時奏地壘隣肆何寂然主人無厭且專利百斛一釀斯須美初醲後薄為大偷飲者知名不知味深門替

送同年蒲叔範察院杭州監酒

王疇文監

客來稀終歲醲醑味不移長安酒徒空搜搜路傍過者那得知釋之文未調玉粢嘗從軍謂言塞垣事壯志橫風雲育材幸明代薦賢無今君如何漢酤冗沉此荆山珍萍氏本發酒同官有發倫孝武事攘却志清天也屯連兵無時已四海蕭然貧官始操釀具推之飽師人利源一以洩頽波蕩無垠糜穀費耒耜良釀爭清醇酒禁者律令犯咎及其身狂藥乃陷穿傷哉堯舜氏後漢書我后天資英且仁邦力早雄富漢制仍相循歲賦二十萬經八閏已勤彌年擁武節乘邊清國氛雄推百萬師跨邁聯熙秦仰給傾府庫資圖我勲加欵猶不足返古尚何云抗城東南劇地將湖海鄰推利忘天下旗耳壓重闔彼錙斗筭職亦擇才英臣風露氣已肅溪潭寒彌新沙榜朝泛泛吳濤暮泛泛南州近牛斗氣象雄霜旻汀楓變老柝赤葉晴相紛葦茶泊幽寺觀魚下輕輪行當又翹楚寧復混蒸薪無為狎吳叟坐戀秋江尊

律詩

酒市

朱元晦

聞說崇安市家家麴米春樓頭邀上客花底覓南鄰詎有當壚子應無折券人勸君渾莫問一醉便還醇

麗藻寓雲錦新章寫陟釐詩傳國風躰興發酒家旗見說誰中聖遙知但發醜盤飧雜鮮菜那有蟹螯持

少年行

杜甫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牀不通姓字籠蒙其指點銀瓶索酒嘗

燕飲 飲酒

群書要語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

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樂記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也酒肅敬貌

二爵而言言斯和敬貌三爵而油油以退悅敬貌禮為酒食以名鄉

黨僚友曲禮醵酒豆肉讓而受惠民猶犯齒功記有不速之客三人來

速召也需卦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既醉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小宛

賓之初筵左右扶扶籩豆有楚般核維旅飲酒孔嘉維其令儀賓筵既有

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鄉會公侯燕饗皆折俎不體薦

左傳注唯酒無量不及亂鄉黨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

揚子夫飲之禮不脫履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

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醜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酒故君

子可以宴可以醜不可以酒韓詩外傳夫妻治具灌夫傳厚具樂飲陸賈

以惡草具進陳平傳飾厨傳稱過客宜紀酒食者所以合歡也史樂書與

李陵未嘗啣杯酒接慤慤之歡馬遷傳引蒲舉白班固叙傳烹羊烹羔斗

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楊惲傳今夕正可談風月南史重客至矣後

館致餼柳文

詩句有客遠方來過我漏蓬華瓦壘酌松醪呼兒具紙筆詞語清冰霜書

如鸞鳳立陸工衡家貧無供具客位但箕帚杜還聞稚子說有客歎柴薪

范參龍贈張徐州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社夜雨剪春韭新炊聞黃梁

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杜贈衛處士犯邪不須愁且乞醉過申馮異中
贈李干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白午茶能散睡白酒善消愁白集孟行
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無過酒韓贈鄭兵曹斷送一生惟有酒韓子弟開
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韓木蘭頻頻列日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邵堯
夫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坡

古今事實

漢賜民酺

漢文帝賜酺三日賜民得聚會飲酒

召客謝病

卓王孫為具召臨邛令王吉及司馬長卿令既至日中司馬長卿謝病不
能臨臨恐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相如傳

約幾不至

灌夫字仲孺嘗有服過丞相紛紛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
有服夫曰將軍適肯幸臨况魏其侯實嬰夫安敢以服為解紛紛許語夫以

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掃張具至日中紛紛不來夫適駕自往迎紛紛
特前戲夫殊無意往夫至門紛紛尚卧也紛紛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適
駕往卒飲至夜極驩而去

投轄留賓

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倘有急不
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候遵沾醉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有期會
母乃令從後閣出去遵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
者每至人聞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歌驪駒

王式為昌邑王師王以淫亂式繫獄以減死論後除博士式徵來衣博士
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令止舍中會諸大夫共持酒
肉勞式皆淫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
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逸詩為名獸也去歌之其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
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下文街下客字驪駒者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

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耻之陽
醉邊徒浪反地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為孺子所
辱遂謝免歸

坐客常滿

後漢孔融為太中大夫職閑賓客日盈其門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
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同坐曰
雖惡老成人尚有典刑

佯醉取怒

吳震翻孫權歡宴之末自起行酒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
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救解乃免

召鄒延枝

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救叟

謝靈運賦

盃中蛇影見疾病門

坐無車公

車胤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集而胤不在皆曰坐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
之日輒開延待之

能飲為所賞

何充字次道能飲酒雅為劉恢所賞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
溫克也

擲面而去

王衍日嘗宴集為族人所怒卒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
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

酒少不及

王戎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和坐以酒少不及昶昶無恨色
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曰勝公榮則可不與飲若戒公榮則不敢
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

罪行酒者

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弘敦與導嘗造王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

輒殺之酒至導數所數固不肯持美入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

飲行觴者

陰鏗為湘東王參軍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授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醉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為賊擒或救之得免鏗問之乃前行觴者又顧榮同

啖執炙者

顧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及趙王倫篡位以榮為長史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

至晚無佳設

羊曼拜丹陽尹客來早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羹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

之真率

回頭避妓

齊王琨性謹慎顏師伯豪貴設女樂要琨傳酒行炙皆命妓傳行每至琨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皆笑

不飲而好賓

梁羊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醒醉

不飲而好觀醉

後周長孫澄雖不飲酒好觀人酣醉嘗恐坐客請歸救中厨別進異饌

一會十萬緡

郭子儀入朝上命元載王縉魚朝恩等互置酒於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通監

非公會不飲

段秀實非公會不飲

不飲為惡客

元結以不飲者為惡客

把酒相歡

裴度字中立治第集賢里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

鋪花為裊

學士許慎與親友宴花園中聚落花鋪坐曰吾自有花裊何消坐具天寶遺事

笏擊姦臣

顧少連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田錫第酒酣少連挺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勸解之

費錦纏頭

開元中富人王元寶嘗會賓客明日親友問之曰昨來高會有何高談元寶不文視屋良久曰但費錦纏頭耳

誤以醯進

唐李暹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判官京兆任建簡以景略性嚴恐行酒者獲罪強飲之順紀

儉不二羹

柳此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遠客不二羹歲夕食惟葡萄而已必來獵酒

五代漢常思在上黨五年唯務聚斂未嘗與賓佐燕會者從事求見思怒曰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飲而遣之續世說不可屈致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最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怨可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別錄

先呈樂語

文路公尹洛伊川時為判監一日府會四客伊川以見任故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并詩詞先生訝之曰不須呈看何故如此樂人曰昨日得

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

息從卒喧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解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折馬廐為之薪不可禁過軍校白之座客股票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從卒氣沮無以為變記聞

閉關苛留

寇準在中書多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關苛留之畏懼者甚懼李宗諤嘗於門扉下竊出得馬而走金坡遺事

不能強之飲

司馬温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為群牧司判官包孝肅公為使時號清嚴一日群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以勸光素不飲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光以此知其不屈聞見錄

布衣與執政燕

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為歐陽文忠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

以上客嘗遇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異禮石林詩話

作貞率會

范忠宣公純仁判留臺時一時耆舊多在洛公與司馬公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洛中誇以為勝事行狀

昔儉今奢

温公曰先公為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利粟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安不取會賓友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

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呼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聞見錄

酒澆磊隤以下係飲酒

王遜問王忱阮籍何如司馬相如忱曰阮籍骨中磊隤故須澆之言同相

如唯有酒異 世說

葛中漉酒

陶潛逢酒熟取頭上葛巾漉之畢還復著之

避暑飲見六月門

口唯宜飲

謝朓為吳興與弟淪於征虜渚送別朓指淪口曰此中唯宜飲酒

仙浴酒甕

張開光嘗與母及弟出遊獨留姬守舍俄有道士敝衣冠疥癬被體直入

裸浴酒甕中姬不能拒既暮出遊歸渴甚聞酒芳烈亟就盞中飲姬心惡

道士不敢白而但不飲居數日開光與母弟接宅而去此事與葛洪神仙

傳李八百事略同 曾慥集仙傳

醉人見誣

郭朏有才學而輕脫夜出為醉人所誣太守詰問朏笑曰張公喫酒李公

醉者朏是也太中令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朏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

然何張公之飲也乃李老之醉焉清河文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

遭醜酌之愆守笑而釋之 遇齊閑覽

古今文集

雜著

趙季仁司直習鄉飲酒序 見鄉里門

賜酺源流

國初號令猶有漢唐之遺風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三日天書降大赦改元

東都賜酺五日天下賜酺三日此蓋漢遺事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飲酒

罰金四兩故漢以賜酺為惠澤令得羣飲酒也 酺音蒲注曰王德布於天

下而令聚飲食為酺或得賜酺起於漢乎僕對曰趙世家載武靈王行賞

大赦置酒酺五日則自戰國時已如此矣 程泰之

藍尾酒

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三盃藍尾酒一堞膠牙餽又云老過占他藍尾酒病

餘收得到頭身歲盡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餽荆楚歲時記云膠牙

者取其堅固如膠也而藍尾之義殊不可曉河東記載申屠澄與路旁茅舍老父媪及處女環火而坐媪自外挈酒壺至曰此君冒寒且進一杯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當藍尾蓋以藍為髮當藍尾者謂最在後飲也兼少蘊石林燕語云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當作咻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二盃為藍尾末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咻為貪婪之意或謂咻為燥如鐵入火貴其出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兼之說如此予謂不然白公三盃之句只為酒之巡數耳安有連飲者哉侯白滑稽之語見於啓顏錄唐藝文志白有啓顏錄十卷雜語五卷不聞有酒律之書也蘇鶚演義亦引其說容齋隨筆

郡中與諸文士燕集

韋應物

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煩疴正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慙君處崇未覩斯民康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迹忘鮮肥屬時禁蔬果幸得嘗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意欲凌風翔長中盛文

史羣考今洋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強

歌舞

白居易

秦城歲云暮大雪滿皇州雪中朝退者朱紫盡公侯貴有風雲興富無飢寒憂所營唯第宅所務在追遊朱輪車馬客紅燭歌舞樓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秋官為主人廷尉居上頭日中一為樂夜半不能休豈知閩鄉獄中有凍死囚

到官病倦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

詩為謝

蘇子瞻

我生亦何須一飽萬想滅胡為設方丈養此膚寸舌東來又衰病過午食輒噎謬為淮海帥每愧厨傳缺饜含欲清人奉使免內熱莊子人間世吾穢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食也罪粗而不歌舞孤黍節禊麗午景蜀井出水雪坐客皆可入鼎器手自絜金釵候湯眼魚蟹亦應訣遂令色香味一日備三絕報君不虛授知我非輕啜

四事

邵堯夫

會有四不赴時有四不出無貴亦無賤無固亦無必里閑閑過從身安心
自逸如此三十年幸逢太平日

謂公會生會葬會醪會大寒大暑大風大雨也

勸酒

白居易

昨與美人對樽酒朱顏如花腰似柳今與美人傾一盃秋風颯颯頭上來
年光似水向東去兩鬢不禁白日催東隣起樓高百尺璇題照日光相射
珠翠無非二八人盤筵何翅三千客隣家儒者方下帷夜諭古書朝忍飢
身年三十未入仕仰望東隣安可期一朝逸翻乘風勢金榜高張登上第
春闈未了又登科九萬搏風誰與繼不逾十稔居台衡門前車馬紛縱橫
人人仰望在何處造化筆頭雲雨生東隣高樓色未改主人云亡息猶在
金玉車乘一不存朱門更有何人待垣墻反鎖長安春樓臺漸漸屬西隣
松篁薄暮亦棲鳥桃李無情還笑人憶昔東隣宅初構雲霓彩棟皆非舊
瑤瑁筵前翡翠樓芙蓉池上鴛鴦闥日往月來凡幾秋一衰一盛何悠悠
但教帝里笙歌在池上年年醉五侯

律詩

飲散夜歸贈諸客

車馬夜紛紛香街起暗塵迴鞭招醉妓分火送婦人風月應堪待盃觴莫
厭頻明朝三月盡忍不送殘春

東都冬日會諸同年宴鄭家林亭得先字 白居易

盛時陪上第暇日會群賢挂折應同樹鸞遷各異羊賓階紛組綬妓席嚴
花鈿促膝齊祭賤差肩次後先助歌林下水銷酒雪中天他日昇沉者無
忘共此筵

宴散

白居易

小宴追涼散平橋步月迴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殘暑蟬催盡新秋鴈
帶來將何迎睡興臨卧舉殘盃

安之以詩二絕見招作真率會先以無從者不及赴

依韻和呈

司馬君實

負率由來無次序經旬踰月不為稀籃輿但恨無人舉坐想紛紛醉落暉

不盤豐腴勝陶令園沼繁華咸白家惆悵佳辰掩蓬華不陪高會賞鄰花

和

文寬夫

近知雅會名負率有意從真各任真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使郎貧
加籩只恐勞煩主緝御徒能困倦賓適適安安方簡易古來彭澤是其人

和

范醇夫

賢者規模衆所遵屏除外飾貴全真蓋簪既屢宜從簡為具雖疎不愧貧
免事獻酬修末節都將誠實奉嘉賓豈惟同志欣相照清酌猶能化後人

和

鮮于子駿

羹藜寂寞天隨子換酒風流賀季真淡水論交自忘味道腴充實不知貧
萬錢縱侈輕豪貴三壽優游幸燕賓奔走每憐饒俗狀謫官猶作會中人

和路公負率會詩

司馬君實

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
不待珍羞方下筯只將佳景便娛賓使公此興知非淺藜藿終難作主人
詩話

醉紅裙

東坡謂韓退之詩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辭文字飲推能醉紅裙至
云艷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人中興復不淺西清詩話

一客傷衆賓

李定晏元獻公之甥文亦奇欲預賽神會而蘇子美以任子拒之致興大
獄梅聖俞詩云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是也詩話

譏不常設燕

陳恭公知揚州陳少卿亞白近作一謎四个脚子直上四个脚子直下經
年度歲不曾下若下時不是風起便雨下公未曉亞曰乃待制聽上茶牀
苟或宴會即慳值風澁值雨也倦遊雜錄

雜著以下係飲酒

陶白奢儉不同

張文潛云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况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
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蓋略矣白樂天亦嗜

酒其家釀黃醅者蓋善酒也又每飲酒必有絲竹僮妓之奉洛園山水風物甲天下其所與游如裴度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為元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為樂天則備足而難成吳德仁居二人之間真率僅似陶而奉養略如白其於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漁隱叢話

古詩

飲酒

陶潛

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垂籃縷茅簷下未足為高猶一世皆尚同願為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遠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負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怒醉人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杜甫

飯罷隨春風村上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上 酣秀新尹畜眼未見有回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辜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感此氣揚上 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礼未耆村野醜月出渡我留仍噴問升斗

賢者豹隱墟落固當和光同塵雖舍者爭席奚病而况於杯酒之間哉陶淵明杜子美皆世偉人也每田父索飲必使之畢其歡而後去

淵明詩云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欵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垂老杜詩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二公皆有位者也於田父何拒焉至於田父有云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之說則姑守陶之介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則何妨杜之通乎陽秋

獨酌謠

沈炯英華

獨酌謠獨酌謠獨酌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不要不愚復不智誰當
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一傾瓢生涯本謾用意暫超上再酌於許史
三酌傲松喬頰煩四五酌不齋凌丹霄倏忽馱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無
異葬夷跽可同朝龍蠖非不屈鵬鷄本逍遙寄語號呶俗無乃太塵囂
律詩

飲酒

柱荀鶴

憑君滿斟酒聽我醉中吟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新墳侵古道白髮恣
黃金不以貧為耻從來恨此心

酒

翁綬

陶暑迎春復送秋無非綠蟻滿盃浮百年莫惜千回醉一盞能消萬古愁
幾為芳菲眠細草曾因雨雪上高樓平生名利關身者不識狂歌到白頭



